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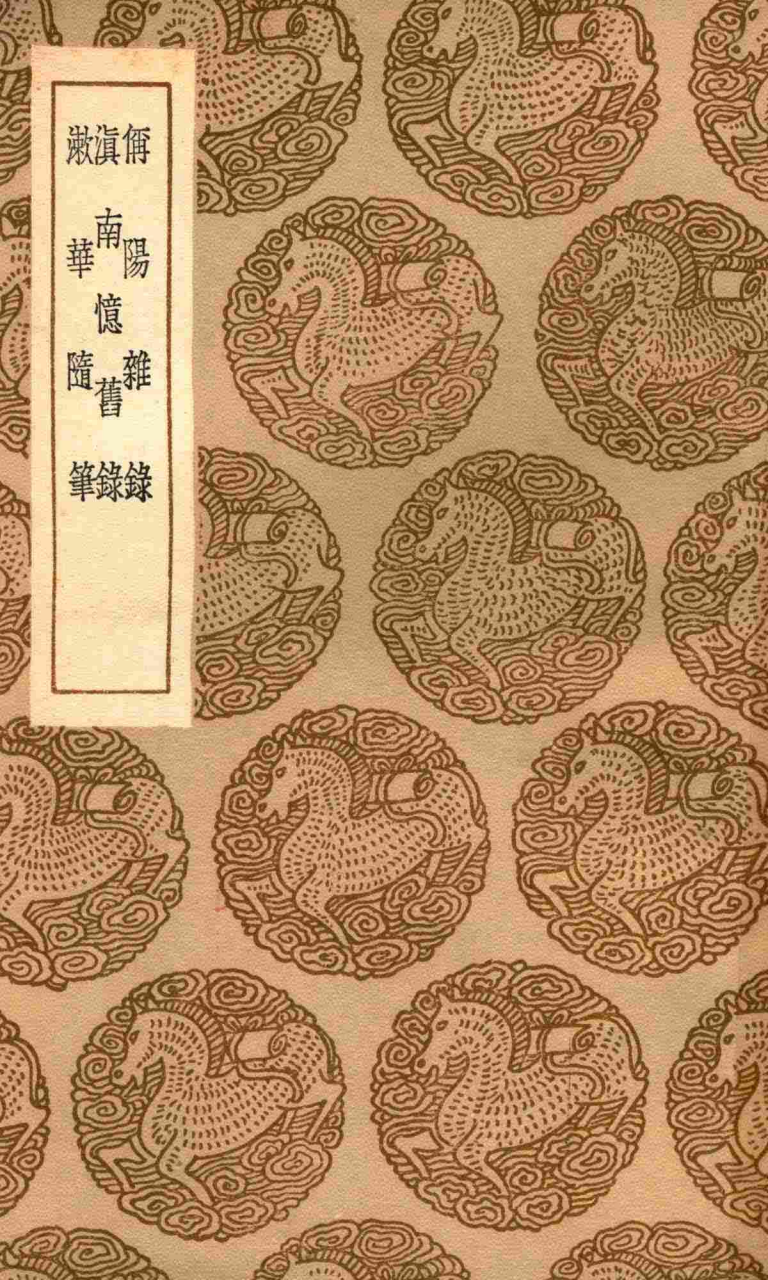
傅真漱

南陽華

憶

雜舊隨

錄錄筆





錦 帶 書

蕭 統 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錦帶書及其其他二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

錦帶書

太簇正月

梁蕭統撰

伏以北斗周天送玄冥之故節。東風拂地。啓青陽之芳辰。梅花舒兩歲之裝。柏葉汎三光之酒。飄飆餘靈。入簫管以成歌。皎潔輕冰。對蟾光而寫鏡。敬想足下。神遊書帳。性縱琴堂。談叢發流水之源。筆陣引崩雲之勢。昔時文會。長思風月之交。今日言離。永嘆參辰之隔。但某執鞭賤品。耕鑿庸流。沈形南畝之間。滯迹東臯之上。長懷盛德。聊吐愚衷。謹憑黃耳之傳。佇望白雲之信。

夾鍾二月

伏以節應佳辰。時登令月。和風拂迴。淑氣浮空。走野馬於桃源。飛少女於李徑。花明麗月。光浮竇氏之機。鳥弄芳園。韻響王喬之管。敬想足下。優游泉石。放曠煙霞。尋五柳之先生。琴尊雅興。謁孤松之君子。鸞鳳騰翮。成萬世之良規。實百年之令範。但某簾戶幽人。蓬門下客。三冬勤學。慕方朔之雄才。萬卷常披。習鄭元之逸氣。旣而風塵頓隔。仁智並乖。非無衰侶之憂。誠有離羣之恨。謹申數字。用展寸誠。

姑洗三月

伏以景逼徂春。時臨變節。啼鸞出谷。爭傳求友之音。翔燕飛林。競散佳人之鬢。魚遊碧沼。疑呈遠道之書。

燕語彫梁。狀對幽閨之語。鶴帶雲而成蓋。遙籠大夫之松。虹跨澗以成橋。遠現美人之影。對茲節物。寧不依然。敬想足下聲馳海內。名播雲間。持郭璞之毫鸞。詞場月白。吞羅含之彩鳳。辯囿日新。某山北逸人。牆東隱士。龍門退水。望冠冕以何年。鷓路頽風。想簪纓於幾載。既違語嘿。且阻江湖。聊寄八行之書。代申千里之契。

中呂四月

節屆朱明。晷鍾丹陸。依依聳蓋。俱臨帝女之桑。鬱鬱丹城。並挂陶潛之柳。梅風拂戶牖之內。麥氣擁宮闕之前。敬想足下聲聞九臯。詩成七步。涵蚌胎於學海。卓爾不羣。蘊抵鵲於文山。儼然孤秀。但某窮途異縣。岐路他鄉。非無阮籍之悲。誠有楊朱之泣。每遇秋風振響。鶉鷄子夏之衣。夜月流輝。鵲繞將軍之樹。既乖連璧之契。終隔斷金之情。中心藏之。卑誠至矣。今因去鴈。聊寄芻蕘。如遇回鱗。希垂玉翰。

蕤賓五月

麥隴移秋。桑律漸暮。蓮花汎水。豔如越女之頰。蘋葉漂風。影亂秦臺之鏡。炎風以之扇戶。暑氣於是盈樓。凍雨洗梅樹之中。火雲燒桂林之上。敬想足下追涼竹徑。託蔭松間。彈伯牙之素琴。酌嵇康之綠酒。縱橫流水。醅酌頽山。實君子之佳游。乃王孫之雅事。某沈痾漳浦。臥病泉山。頓懷劉幹之勞。鎖抱相如之酷。是知枯榮莫測。生死難量。驗風燭之不停。如水泡之易滅。聊申弊禮。以代勞人。佇覩芳詞。希垂愈疾。

林鍾六月

三伏漸終。九夏將謝。螢飛腐草。光浮帳裏之書。蟬噪繁柯。影入機中之鬢。濯枝遷而潦溢。芳槿茂而發榮。山土焦而流金。海水沸而漂爍。敬想足下藏形夜月。遁跡冰牀。披莊子之七篇。逍遙物外。玩老聃之兩卷。恍惚懷中。但某白社狂人。青緇末學。不從州縣之職。聊立松鶴之間。時假德以爲鄰。或借書而取友。三千年之獨鶴。暫逐雞羣。九萬里之孤鷗。權潛燕侶。既非得意。正可忘言。諸不具申。應俟面會。

夷則七月

素商驚辰。白藏屆節。金風曉振。偏傷征客之心。玉露夜凝。直泣僊人之掌。桂吐花於小山之上。梨翻葉於大谷之中。故知節物變衰。草木搖落。敬想足下時稱獨步。世號無雙。萬頃澄波。黃叔度之器量。千尋聳榦。嵇中散之楷模。但某一介庸才。二隅頑學。懷經問道。不遇披雲。負笈尋師。罕逢見日。俛仰興嘆。形影自憐。不知龍前。不知龍後。鶯鷗雖異。風月是同。幸矣擇交。希垂影拂。

南呂八月

一嘆分飛。三秋限隔。遐思盛德。將何以伸。白雲斷而音信稀。青山暝而江湖遠。敬想足下羽儀勝侶。領袖嘉賓。傾玉醅於風前。弄瓊駒於月下。但某登山失路。涉海迷津。聞猿嘯而寸斷腸。聽鳥聲而雙雙下淚。嘗以黃花笑冷。白羽悲秋。既傳蘇子之書。更汎陶公之酌。聊因三鳥。略敘二難。面會取書。不能盡述。或叨風念。不黜魚緘。

無射九月

宿昔親朋平生益友。不謂窮通有分。雲雨將乖。既深伐木之聲。更問采葵之詠。屬以重陽變敘。節景窮秋。霜抱樹而擁柯。風拂林而下葉。金堤翠柳。帶星采而均調。紫塞蒼鴻。追風光而結陣。敬想足下。秀標東箭。價重南金。才過吞鳥之聲。德邁懷蛟之智。但某衡門賤士。甕牖微生。既無白馬之談。且乏碧雞之辯。嘆分飛之有處。嗟會面以無期。聊申布服之言。用述併糧之志。

應鍾十月

節屆玄靈。鍾應陰律。愁雲拂袖。帶枯葉以飄空。朔氣浮川。映危樓而疊迴。胡風起。截耳之凍。趙日興。曝背之思。敬想足下。山岳鍾神。星辰挺秀。潛明晦跡。隱於朝市之間。縱法化人。不混鄉閭之下。某陋巷孤遊。穿牆自活。終朝息爨。若孔子之爲貧。竟日停炊。如范生之在職。牛衣當被。畏見王章。犢鼻親操。恐逢犬子。雖此慚賤。而不羞貧。綺服有時。此言何述。

黃鍾十一月

日往月來。灰移火變。暫乖語嘿。頓隔秦吳。既傳蘇李之書。更共范張之志。冷風盛而結鼻。寒氣切而凝唇。虹入漢而藏形。鶴臨橋而送語。彤雲垂四面之葉。玉雪開六出之花。敬想足下。世號冰壺。時稱武庫。命長袂而留客。施大被以招賢。酌醇酒而拒切骨之寒。溫獸炭而祛透心之冷。某攜戈日久。荷戟年深。揮白刃而萬定死生。引虹旗而千決成敗。退龍劍而卻步。月下開營。進鯨鼓而橫行。雲前起陣。徒勞斬斫。豈用功勳。諸不具陳。謹伸微意。

大呂十二月

分手未遙。翹心且積。引領企踵。朝夕不忘。眷友思仁。行坐未捨。既屬嚴風極冷。苦霧添寒。冰堅漢地之池。雪積袁安之宅。敬想足下。棲神鶴駕。眷想龍門。披玩之間。願無損德。某種瓜賤。士賣餅貧生。入爨竈以揚聲。不逢蔡子。駕鹽車而顯跡。罕遇孫陽。徒懷叩角之心。終想暴腮之患。既爲久要。聊吐短章。紙盡墨窮。何能懇露。

休圃翁注錦帶序云。梁昭明太子錦帶。敍陳情事。啓發後人。淮南子曰。錦帶者。燦爛身之富也。實濟時之端。助文之備也。遂鍔諸棗。以作兒曹月課。馬氏通考又云。梁元帝撰比事儷語。在法帖中。章草月儀之類也。余攷元帝紀。昭明太子傳。俱不載。未知確是誰作。坊刻昭明集中。題云十二月啓。或又云昭明方九歲時。述以錦帶十二。蓋法一年十二月之節令氣候也。豈永福省中祕笈。至元帝時始流布人間耶。端臨與休圃翁時代不甚相隔。何抵牾至此。休圃翁杜姓名。宋大觀間南湖人。注大繁冗未錄。第休圃翁序作于己丑正月一日。余跋適成于己丑正月一日。亦異事也。葉川毛晉識。

四庫全書提要

錦帶一卷。舊本題梁昭明太子蕭統撰。陳振孫書錄解題又云梁元帝撰。比事儷語。在法帖中章草。月儀之類。詳其每篇自序之詞。皆山林之語。非帝胄所宜言。且詞氣不類六朝。亦復不類唐格。疑宋人案月令集爲駢句。以備箋啓之用。後來附會題爲統作耳。今刻本昭明集中亦有之。題曰十二月啓。然昭明集乃後人所輯。非其原本。未可據以爲信也。



盧忠肅公書牘

盧象昇撰

盧忠肅公書牘

本館據借月山房
彙鈔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盧忠肅公書牘

明 宜興盧象昇建斗撰

家訓三首

烽火三月。家書萬金。唯昔之言。不我欺也。人生於情。余豈異類。然性躁而懶。軍士旁午。前漢霍光傳。使者旁午。注。

旁午。分布也。韻會。一縱一橫曰旁午。猶言交橫也。知交謝絕。殆非斯人之徒矣。兩親在堂。定省越三千餘里。音塵偶及。潦略

數行。至室人以及子弟。即平安二字不暇問。亦不暇書。自乙亥仲秋。歷丙子季夏。長鬚僅一往還。無可爲家計者。于是效老書生作訓話語。持之以歸。不審於義方於閭則奚似。

寄訓子弟

古人仕學兼資。吾獨馳驅軍旅。君恩旣重。臣誼安辭。委七尺於行間。違二親之定省。掃蕩廓清未效。艱危困苦備嘗。此於忠孝何居也。願吾子弟思其父兄。勿事交遊。勿圖溫飽。勿干戈而俎豆。勿弧矢而鼎彝。名須立而戒浮。志欲高而無妄。殖貨矜愚。乃怨尤之咎府。酣歌恆舞。斯造物之僂民。庭以內。悃悃無華。前漢傳。發誠悃悃。後漢章帝詔。悃悃無華。門以外。卑謙自牧。非惟可久。抑且省愆。凡吾子弟。其佩老生之常談。惟我一生。自聽彼蒼之禍福。

寄訓室人

余爲官一十三年。歷部郎郡守監司。以及治鄖撫楚。日惟國事蒼生爲念。不敢私其妻子。未嘗有負軍民。

室鮮冶容。家無長物。晉書王恭傳。恭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簾。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簾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生平無長物。長音仗。今任討賊。艱苦萬端。成敗利鈍。付之天毀譽。是非聽之人。頂踵髮膚。歸之君父。惟願作吾匹者。體吾心。以媳代子。篤其婦規。以母代父。敦其家訓。務使兩親娛於堂。四稔習於學。吾願足矣。他何計焉。時大寇西遁。督旅入關。寄此相勉。

寄訓副室

惟爾爲糟糠之亞。宜佐閫政於無愆。誠心以撫諸兒。小心以事親上。修母道而循妾規。理中饋維勤。安清貧若素。其不爾疚也。余受專征重任。久謝兒女之情。身任戎行。止此數言相勗。

與族父某書

公孫壻同邑文學。丁位南家藏墨蹟。

流寇已至數萬矣。西山一帶。布滿山谷。沙河臨洛。邯鄲亦時時被其焚掠。初八日。親率馬步兵一千六百。人至黃寺安撫。先遇馬賊數十。俄而數百。俄而數千。倏忽之間。老營俱至。將士恐懼之甚。咸思散逃。立斬一人。狗於轅門。身自督戰。斬賊首十四級。射打死傷賊百餘人。我兵亦傷一十三人。此可謂全勝。已經具題矣。但河南有鄧左二帥。鄧玘。左良玉。爲阻。山西有曹張二帥。曹文詔。張應昌。爲阻。西南俱無去路。只得向東北來。丁撫臺。魁楚。河南永城人。標下官兵。眞所爲將驕卒懦。人各一心。而某公全無撫御之方。如此做去。院道不知死所矣。塘報奉覽。并希致聲。邢丈蔣兄二公。

與豫撫某書

六年正月。豫撫變尙擯失。二月。以元默代之。

戎馬倥傯之場。屢荷足下訓誨指提。五內不勝銜戩。驚駘下質。負乘多端。流寇一事。苦無結局之期。而足下乃以實心任事。謬加獎借。某汗且淫淫下矣。畿南晉豫。會剿之局雖同。而籌兵之局各異。晉不必論矣。豫不患兵少。患兵多。更患將兵之人多。尤患將將之人多。如足下所謂聚訟者是也。若畿南則不然。事權未始不一。兵力亦可支持。獨是上焉者威不能克愛。而下焉者力不能從心。今南北之賊。爲重兵所驅。俱聚於遼順樂平諸處。邢河一帶。到處可憂。某止率標下步騎千餘。身探虎穴。台翰到日。正在啓行。匆冗萬分。一切情形。不能縷悉。所拜雙幣。真不啻解衣衣我。如此至愛。何敢不承。但鐵馬金戈中。弗遑莊勒。尤望知我之鑑耳。

寄外舅王帶溪先生九首

同邑檢討萬葆
青家藏墨蹟

比來署中人口。仗鼎庇粗安。只陽平十一城旱魃爲祟。人情皇皇。頃步禱於紅塵赤日中。凡半月而霖雨始至。雖非大有之歲。懷中赤子。其或免於顛連矣。石萍老叔翁。不意忽遭嚴旨訊究。工曹發銀之弊。沿習已非一朝。巡視者不與收支。乃竟獨當其阨。爲之憮然。但聖怒難測。二三大臣之在事者。亦不敢深言。倘得究賊。從輕免於議罪。則幸矣。頃長鬚入都。一問其眷屬安否。并詢慰石翁。得其報東。亦知鬱鬱難堪也。愚甥三載郎曹。兩年郡守。凡事只從天理。王法公道。良心做去。身家之計。夢中亦弗敢與聞。然須舉朝知之。僚友知之。十一城縉紳士庶知之。方能踏定脚根。明目張膽。以自樹。近亦久而相信矣。前後開釋冤獄。凡十七起。計可百人。而檄所司減耗薄罰。以蘇民。繕器練兵。以禦盜。事事身先之。此一念血忱。可對君父。

對地方者。三輔守臣。例得二年報轉。乃今上偏重吏治。以郡牧爲州縣師帥。責久任者再三。君命不敢不遵也。只二舍弟心疾異常。兩親憂鬱不已。家庭可慮之事。日夕在心。擬于今秋乞歸。暫圖定省。不審院道肯從否耳。薄俸些些。佐以拙選拙詩。爲外舅博粲。下衷未罄。嗣羽便再陳。

日來流寇奔突畿南一帶。處處應防。提孤軍而扼南北之衝。費盡心血。幸得地方無事。庶幾不負朝廷。但今日仕路千難萬難。中邊交訌。大廈豈一木可支。正未知向後作何光景耳。家祖母體雖日弱。時時以風燭爲虞。然不意竟舍甥輩而長逝也。報劉無日。痛念何勝。承外舅慰存。感激欲涕。明春當決計圖歸。以完祖母襄事也。差人南行。適領兵親赴順德。不及多陳。

甥此行莫非王事。而間關至此。凡可以報朝廷者。敢惜頂踵。但心長力短。不免終夜以思。茲者外舅暨家眷跋涉長途。又增一番挂念。糧糈盛行。恐多阻滯。幸有含珍師及淡游丈相與朝夕。舟中不至寂寞。倘河若效靈。風帆安穩。計午月初旬。定可達里門矣。鄖西之賊。尙盤踞于房竹山中。甥初五日渡河。十一日入宛。此卽撫屬地方也。兩次官承接到。細詢彼地情形。真萬難措手。所苦者。尤在三省呼應不靈。客兵雲集爲害。而行糧月餉。一毫無措。今日鄖襄事勢。雖使孫吳用兵。孔桑司計。亦將垂首坐困。仰屋呼庚。而況庸謫如甥者乎。言念至此。真食不下咽。時事多艱。聖明宵旰。分爲臣子。當竭心力以報之。未知天從人願否耳。蔣澤壘尙在鄖城。今約於襄陽交代。大約十五日抵襄也。一至彼中。卽當走役徑送家信於京口相候。嗣悉地方情形。冗中不能多白。

清和朔日自灘鎮拜別於今又三月矣。不料一至鄖陽，千難萬苦，攬鏡自照，枯骨僅存。到任兩月，日不得食，夜不得眠。日在深山絕谷之中，千里無人之地，與士卒僕夫起居。而鄖城止一空署，一切俸薪公費贖鏹，因所屬六城俱陷，毫無所有。兩月之內，已揭商債二千金。如此情形，卽石人亦且下淚。然不意鄖事之難之苦之貧之殆，一至於斯，豈非命也夫！功名身命已度外置之，但兩親在堂，何以相慰。欲圖迎養，而殘疆危地，實有不可。且再過一兩月，或皇天相佑，數十萬流寇，霧滅烟消，從容料理殘局，迎養有期，請俟他日耳。

鄖事之難之苦，海內所無。兩月來督剿流寇，九戰皆捷，斬首萬餘。地方已救寧矣。所難者收拾破殘，圖維善後耳。茲特差官承船隻，迎請兩親，仍望外舅同行，引領以俟。

水枯舟滯，警報時聞。外舅不惟受勞，兼煩遠念。咫尺天塹，其柰之何。連日賊情橫甚，幸以奇兵擊卻之。然衆至十餘萬，向後尙源源而來。卽萬兵不能克，況千人之旅乎。如此情形，時告君父。甥家信疏二塘報一。外舅寓目，便知苦難矣。聞舟行已至光化，若權宜俱換小艇，以多夫勤拽，則五晝夜定達鎮城。瞻侍台顏，當在初五六耳。骨肉聚首一番，便可督兵親出以報皇上也。顯俟何如。

流寇之警，經年拮据軍中，妻孥多病，不能回署一顧。甥賤體亦覺委頓。但以事關朝廷地方，不敢不勉。今幸聖明知甥之勞，每有特鑒，卽不望酬庸敘賚，而將來或可免於辜愆。倘得結此難局，解組言歸，與樵父漁人共老巖穴，沒齒有餘樂也。

寒暑相催。光陰駒隙。甥以孑然一身。獨處大風波患難之中。萬死一生。爲朝廷受任討賊之事。海內竟無一人同心應手者。惟見虛談橫議之徒。坐嘯畫諾之輩。望恩修怨。挾忿忌功。胸解隙明。喙長三尺。動輒含沙而射。不殺不休。若非聖天子明察賢姦。任人勿貳。則甥已早斃于刀鋸鼎鑊之下矣。天乎人耶。聽之而已。頃吳奉南回。曾寄薄俸數金。家訓甘冊。彼時原欲具禮。而軍事旁午。遂不能待。未知已達外舅處否也。妻子在五倫之中。甥豈不念貧窮。乃六極之數。甥豈不謀。然一生心事。已略見於家訓中矣。今日賊勢愈剿愈多。大督洪公亦苦支持不住。甥轄七省。其難百倍于秦。欽限五月蕩平。蒙皇上於愆期認臯之小疏。以溫旨裁答。愧懼欲死。向後結局固難。歇手不得。惟殫精竭力以圖之而已。倚馬匆匆。不盡欲言。

與蔣澤壘先生五首

譚允儀

仲秋六日。遣役齋奏北行。專候台履。時老年叔已出國門矣。竊思封疆之臣。盡心王事。如老叔者有幾。而偏遭陽九之厄。能不令人疾首灰心。然而綠野優游。以視紅塵搶掠。利害勞逸。相去殊懸。未必非天之所以全至人也。如某本一譚庸輕躁之流。遭時多故。勉事馳驅。長安照管無人。自投於窄。今楚鄖流孽。雖就救寧。而漢興商維之間。強寇叛兵。鴟張未已。捲土重來之患。政未可知。加以今秋鄖屬大饑。兼多沒於疫者。子遺盡矣。至大督諸鎮之兵。所行坐糧。不下十五六萬。而唐中老楚撫臣唐暉所佈防禦主兵。及鄖之毛兵標勇。支給者又不下數萬。部中不肯銷算。中老又以鄖襄事。欲某一力擔承。渠止認荆承之役。通計全楚所用餉銀。已踰三十萬。荆承數少。鄖襄數多。中老處易。某處難。此時鄖兵尙未他撤。毛兵石碇。又未便

遣行而鄖鎮折色銀已斷絕經月。本色米荳至閏月之半亦顆粒無矣。前增兵小疏暨停徵修城借穀諸款。雖蒙聖明許可。下部速議。而司農司馬方急宣雲畿輔之敵情。未免稽緩。時下已再疏促之矣。某滿腹深憂。只因鄖鎮奇苦奇窮。又代三省擔荷重擔。功不欲居。辜無可卸。尙祈老叔多方指教之。臨啓依切。昨秋家叔回里。曾肅狀恭叩起居。并伸微悃。已託公郎年兄函致。想得達台前矣。老年叔當代正人。中外仰重。此番遭厄。公論實爲不平。而於品望則秋毫無損也。且邇日世途風波。百千其狀。青山綠水。遠勝紅塵。中光景萬倍。唯願老叔九如駢集。頤養天和。以膺無疆之福。并祝四世五公之發。以竟正人君子之施。某自抵鄖中。萬難萬苦。多方飭備。終是極險僻淒涼之地。生氣難以頓回。而流寇自撫局失宜。兼之叛兵逃卒聚於鳳隴者。互相煽動。倏忽遂至數十萬。分股而奔漢南潼關。自漢入鄖者。前後二十萬。自潼至豫者。十餘萬。自商入宛者。又十餘萬。合此三大股。爲數且四十餘萬。楚豫一時鼎沸。孤鄖三面皆危。前後接濟。錢糧業已用盡。而所增兵額。俱以楚省設處爲言。設處二字。不過空名。有兵無餉。其危益甚。今已到計窮力竭處矣。家嚴慈迎養署中。原圖朝夕定省。少盡人子之情。而不虞到鄖之日。正賊勢披猖之日。進鄖中公署。某適馳防棗陽。不得奉兩親一匕也。如此情形。言之淚下。鄖將軍是有氣概肝胆人。其兵向日屢譁。大費調攝。此時又奉旨援楚。卽當專致盛意也。增兵五百部議。不肯派新餉。而令楚省設處。後來續請者亦然。此明明陷某于死地也。隔手錢糧。卽坐派正額。尙難催提。而今若此。且奈之何哉。大刻俱拜領。及分給諸君。并轉寄賈淳老者。一一領命。所諭疏稿。容某回鄖之後。如數簡查奉報。此時行間相隔。書役相

隨戈馬之場。一時未能旋鎮。懇希慈亮。某自受事于鄖。兵興煩費。正額而外。俸薪皆盡于此。而贖鏹等項。一無所有。以至解京贓罰兵餉。頻呼籲于皇上。求免而不可得。此際稱貸無門。那移無路。束手待斃。只在旦晚間。不必大寇之來也。鄖事終不可支。言之浩歎。銷算錢糧。布政司所派協濟之數。唐中老不肯認。今此項皆虛懸。而客兵支餉不貲。經今半載。委官會查。尙未得妥。且頭緒難清。未知作何究竟。稍需時日。當以刻本呈電也。流孽犯豫犯楚。以及江淮。吾鄉亦在震動矣。不知撫臺公祖。移鎮何方。恐大江而北。亦甚費驅除也。手稟不虔。緣在戎次。九頓肅謝。未旣銜結之思。家君在鄖。相去六百餘里。故未遑附候。并此代陳。另容專叩台茵。臨函不勝頂祝之至。

時事如紛絲。宦途如奕局。塞翁得失。達者曠觀。憶自去年承乏鄖中。勉力支撐。迨至十月間。鳳寶大寇。以撫事失宜。叛卒饑民。黥寇合夥。四潰而出。秦楚豫三方。如鄖津。如內浙。如宛雒。隨黃流毒幾遍。乃江淮一股。震驚祖陵。尤爲異變。近自四月下旬。大督洪公。合師夾剿羣寇。遂由潼關內浙諸路。盡數歸秦。比來日聚日多。其數已至二百萬矣。皇上銳意蕩平。調邊腹官兵七萬有奇。發京省帑金百萬餘兩。限六月完局。今轉盼已五月矣。賊黨數十倍於兵。又秦中殘破已極。災荒異常。從賊者如歸市。向後不惟賊未可盡。恐多兵乏食。散之不能。挺而走險。天下事更不忍言耳。某本至庸謏不倫。日日憂兵憂餉。東堵西防。每當危窘之時。輒思策馬冒陣。以報皇上。幸而奉旨新設之鄖兵。陸續已有二千。已成一旅。賊來緩急。尙有所恃。而鄖餉楚濟。猶能計日支吾。鄖土瓦全。職此之故。然不意復有楚省之移也。自去冬迄今。長安音問斷絕。

未悉就裏情形。大抵京卿諸公。鑑於鳳陽之失。以輿都亦陵寢所係。故不欲窺足耳。家君於冬季抵襄。正月初赴鄖。半年來某未嘗在署。晨昏缺然。擲此身於紅塵赤日。付八口於虎穴狼巢。無不爲某稱危者。茲于六月之望。舉家移之襄中矣。老叔前捐隆貺。久勒五中。愧未報酬萬一。謹茲專役虔候起居。并以拙刻呈教。統惟慈照焉。臨啓依依。

家大人于清和閏月初二日抵白登公署。某方西閱大同。完八路之事。乃得趨庭定省。時已望前矣。親舍久離。不能早自引退。講求保身事親之道。徒使白頭老親。遠馳紫塞。跋履長途。非計之得也。又老母體弱。憚于水陸之行。難以迎養。宣雲危苦。何日脫離。言念倚閭。腸迴日九。邊事大壞。某素奉教于長者。不敢不盡心爲之。只錢糧匱竭。措手萬難。而中使如麻。十羊九牧。某雖嘔盡心血。終亦徒然耳。近日將才極難。兵心亦渙。聯絡人心。搜羅智勇。乃封疆要務。所言高崇讓者。已經他移。仍當物色之。用資緩急也。憑穎不盡瞻企。

塞北江南。夢思耿耿。故園松竹。相見何期。玉關人徒增悵耳。家君自抵署來。精神不甚爽適。某亦病苦相尋。總之邊地風塵。消磨氣體。豈人而鐵石乎。宣雲亢旱。近始得雨。斗粟四陌。舉家幾欲食粥。而邊人猶以爲佳歲也。屯事頗難。某力排衆議。百計經營。邇已略見端倪。羣情漸爲鼓舞。惟是見小欲速。終無成功。需之數年。定有遐績。每發一疏。心血爲枯。前所請教者。止有初刻。今并二刻。就正大方。知老叔留心世道。必將開示謬迷。顛俟顛俟。比北信日緊。大舉入邊。在所必然。宣雲粗亦有備。來時當一挫之。必不至如從前。

□□控弦長驅耳。荒塞無節可採。不腆聊佐蒲葵一觴。時爲清和閏月之廿四。去朱明令節。僅及旬也。臨啓神往。

答陸筠修方伯

見周櫟園藏弄賦。○行略云。爾時頻年征討。師老財匱。封疆在事。諸臣。多罹法網。河南方伯陸公之祺。欲掛冠去。公作書勉留之。

今日居官。何啻墮於九淵。不佞兵馬之厄。與門下錢糧之厄。其劫數真堪比隆。乃不佞又以兵馬而兼錢糧。舉數千萬如狼如虎。張牙露爪之徒。環伺於餓佛之一身。此佛既未能脫胎換骨。尙在在世間。又未能投體捨身。依然活地獄。其苦可名狀乎。不可名狀乎。觀此則丈所處。尙在九天。清恙宜霍然。歸心亦宜淡然也。天之生才有限。以丈品識經濟。定不令之逸。而令之勞。今日勞以中原。他日將勞以四方。其勞漸久而且甚。時事固然是用爲吾丈解。幸毋我迂。

與某書

同邑文學路養吾家藏墨蹟。

時事多艱。聖明宵旰。不謂繇力。

漢嚴助傳。繇力薄才。師古曰。力弱如綿。

乃當重任。鄖楚封疆未靖。中原決裂日聞。某以一身。

肩荷七省。何異挾山超海之難。年來鞠旅陳師。血忱可對天日。是以身家弗問。人禮并捐。聞問久疏。維勤企想。荷高情之遠注。釋重擔以何期。恃皇上仁如天。智如日。躬理萬幾。芻蕘必采。以氣數卜之。戡亂中興。可奏于襄之績。某今日亦惟肝腦塗地。以自附於純臣之末而已。成敗利鈍。毀譽是非。久已置之度外。冬春來。豫楚江淮。屢戰克捷。掃蕩有期。然大寇強而且多。動以數千萬計。釀之十載。今欲除之一朝。卽有孫吳數十輩。未易言也。日事戎行。心血已竭。諸凡應酬交際。概不能修。獨於足下。迹遠神親。每以疎闊爲歉。

附將一縷。專叩起居。軍旅中竟不能作寒暄語。惟台照是荷。

與少司成吳葵菴書八首

諱國華公孫·歲貢生
水貳尹·晉陶家藏墨蹟·

封疆之吏。際此千難萬難之時。熱血愁心。誰行控訴。某于視事之堂。勒一聯云。封疆事重。當萬難措手之時。頂踵髮膚。惟期盡瘁。君父恩深。念能致其身之語。成敗利鈍。曷敢櫻心。此言但告之足下。他處未敢唐突也。某前後疏章。字字顚天瀝血。然於鄖中光景。鄖撫情形。終亦描寫不盡。所恃聖明洞鑒。尙能黽勉支撐。否則守臣與鄖士鄖民俱盡久矣。鄖介萬山而扼三省。受事後經今八月。幸賊衆未敢窺疆。城郭人民漸圖安集。修舉乃不意鳳延大夥。復入漢南。其勢危急。秦中兩督四撫。不知作何剿除。某張空拳。前漢司馬遷傳·有竭頂踵以効萬一。如廳事雙雕之語而已。足下鑒之。

長鬚北來。熟復手教。注存真切。感愧交并。某勉力疆場。各省流孽。義煩敵轄。漸稱寧土。蓋前後俘斬。繼以零星竄逃。鄖中大股俱盡。現今披猖於秦地者。皆叛卒飢民。愈剿愈衆。非盡渡河之黨也。疆場之事。難言之矣。某本孱質庸才。偏處極危極苦之地。屢疏陳控。總之情極呼天。而中外在事諸老。終是痛癢隔膚。誰是設身處地者。某亦惟以盡瘁是期。不負朝廷足矣。頃如停徵。如留餉。如修城。如設兵。無非一字一血。乃請十得一。豈非杯水與薪。從來曲徒不相謀。而程功焦爛。今事後猶然如此。能無深懼哉。計無復之。議屯田。議借本。窶人之乞。情形愈覺不堪。倘再不能如請。且晚卽與鄖士鄖民俱盡矣。足下讀中祕書。乃異日

爲聖天子調玉燭、、文帝紀、太平玉燭、爾乃議之、梁書簡

率佈曷任馳依。

某方受事楚中而郢境又爾告急且秦寇橫甚其勢叵測楚憂正迫兵食宜籌小揭二通此不啻秦廷之泣有一事一念不從朝廷地方起見者天日鑒之矣倘政府諸公謀國心長憂時慮切施正議以安全楚以奠藩陵此社稷之福也冗極不遑多佈臨臧神馳。

維中告急某裹糧於千里之外介馬馳援無非從封疆起見耳至博望得祖將軍之捷爲之一快詳在疏揭謹呈台覽文何、、山何公吾驕、二公當時閣臣也、香

某剿寇十事已拜五疏尙有五疏須待辭楚撫得旨大局既定然後言之統容類齊以呈尊覽臨啓瞻切兩月來奔馳於汝宛河雒之間萬分忙苦賊多而且橫前後俘斬雖有數千尙非蕩平勝著必於正二三月內先剿盡闖王一股餘賊方可次第殲散闖王之賊大約有七萬餘婦女可一二萬丁壯可一二萬精騎可三四萬此賊不讓安史廟堂或未之深知耳頃自秦中洪亨老與之大戰三次近入豫地某與之大戰兩次計擒斬死傷逃散可二萬計現今尙有五萬依然勁敵也又他賊五六股見剿兵漸集皆與闖賊合羣是以勢益衆多今奔東南一帶楚黃鳳泗淮陽俱大可慮某故星馳而南行至葉裕間忽接邸報業已得釋楚擔更可專力討賊某所爲極難而言路責備乃爾爲公乎爲私乎某今而後總不閱邸報省此一番形迹於心足下以爲何如三疏揭謹陳台覽如請上還宮及辭新秩皆臣誼臣心所不容自己者至

三大切要事宜。實爲不識忌諱。不諳時務。多言多事。自取愆尤耳。雖然。重擔在身。卽欲不如此。不可得也。小奴歸拜有鼎賜。兼承破格之恩。感而欲涕。寸絲一扇。聊引下臆。某於行吟操管。皆如夢中事。供大方一噓而已。短奏不虔。臨函依切。

某憊甚矣。以數萬邊兵。付之一無衙門。無專轄之手。而又不與以餉。封疆之事。有如累卵。某身何足惜哉。一生學問。惟有盡瘁二字。今豫中諸賊。屢經剿殺。盡遁入秦。而楚地除郢襄餘孽。時復來擾。其內地粗安。然秦寇正猖。未可言剿蕩也。某與洪亨老事同一體。方圖選銳入秦合剿。一切佈置機宜。當另疏詳陳入告。此時專拜認辜之本。不敢多及也。皇上天恩。倘此身不卽就逮。卽盡一日之犬馬。直至水窮山盡。便束身歸命於朝廷耳。頃見掌科嘗君名自裕所論語語與弟相反。弟何緣得此知己。剛方拙直之人。如帶一毫巧猾軟媚之態。豈至有今日乎。頂門一針。拜此君之益多矣。倚馬不能詳瀝。主臣主臣。

長洲香山二翁。某方以中興元輔期之。而一旦謝事。奈何奈何。聖意不測如此。然而雷霆雨露。皇上妙於並行。蒲輪可立。俟也。漢儒林傳。武帝使使東帛加璧。安車蒲襲。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輅傳從。此時想已出長安門。頃當國時。某避嫌。未敢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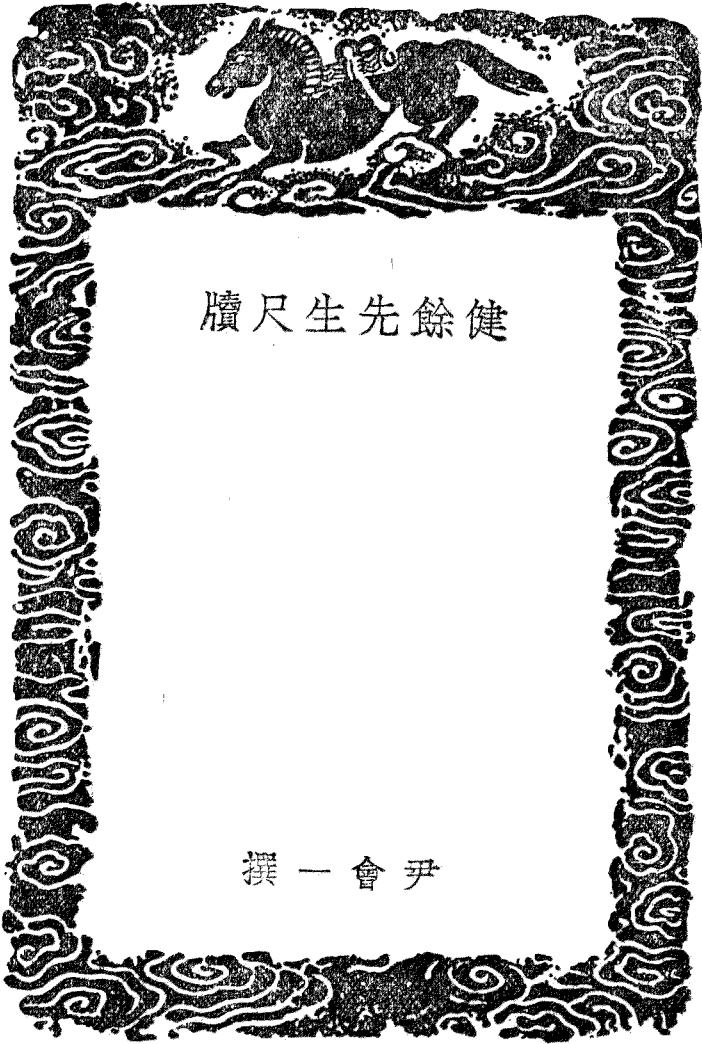
致起居之敬。今當於途次。一爲祇候耳。豫州諸公。以桑梓之故。求備於某。其或有德有言。近情近理。俱不敢知。某惟聽之公論。此時援雒。亦因楚寇少緩。不因掌科之多口也。某肩千金之擔。而過獨木之橋。臨百尺之淵。旁觀者不相憐而助之。足矣。恣意任情苛責。如此世界。盜賊安得不橫行哉。爲之三歎。

某自去年十月廿四日抵陽和。屈指又五月矣。太平督撫。安享尊榮。誰不樂就者。時至今日。到處皆以封

疆爲陷。奔而宣雲諸鎮。更復何地何時。記當日入援督兵。東迫大敵。自眞保以達良涿。由近郊而馳建冷。一月之內。行三千六百餘里。前後接朝中諸老手書。皆以本兵相屬。僉謂廷議已定。促某早抵都城。某答太宰司馬書。凡五力言。某非其人。難以冒昧從事。願終討賊。否則任邊事之危難者。以報皇上。因是片紙隻字。不與長安當軸往來。後得宣雲。中外皆爲某稱苦。會幾何時。而忽有爲不情之語者。此不足有無輕重。但世道人心至此。豈不太歛險哉。某故明目張膽而計之。駁疏以見某居官始末。請討賊疏。以見某報主本懷。蓋某於封疆軍旅之事。閱歷有年。雖係駑駘。猶然識塗老馬。敵急則驅而當敵。寇急則驅而當寇。生乎今之世。斷斷不免者。與其中原之事。再加大壞極敝。如人病體。已至十分。又使庸醫妄投藥劑。嗜慾賤其元神。盧醫望而卻走。然後再從而往治。其能幾倖萬一乎。是以及今請討。此疏出千萬不得已之言。廟堂或信或疑。皇上或允或否。某無庸心于其間也。至若邊事之危且難。更無有出宣雲上者。喜此中在事文武諸公。以及軍民士庶。無不傾心信從。比來百事皆有頭緒。若料理一兩年。大敵卽來。斷非向年光景。此某所可自信者。但身輕如葉。擔重如山。安能自主哉。豫楚江北士民。以某在宣雲爲快望。而三鎮之將吏兵民。又交口謂某請討賊之非宜。身在局中。無處忖量。足下何以教我。

盧忠肅公書牘跋

盧忠肅公受專征重任。十年轉戰。所向尅捷。致命時年僅三十九。忠義之氣。凜然如生。明史本傳載之詳矣。有集三卷。係其子孫掇拾叢殘。蒐羅墨蹟而成。公固不藉是集以傳。然其軍中家書尺牘。忠孝悱惻。磊落光明。讀之未嘗不可想見其爲人。雖當戎馬倥偬之際。率爾而作。皆憂思深念。無一語及私者。其所樹立。蓋天性使然也。公家在宜興茗嶺山下。祠在縣治東關。余房師羅源阮叅巖先生名升。宰宜興。下車日。卽瞻謁公祠。訪求後裔。有名華者。應童子試。拔置第一。補校官弟子。厚資給之。戊午冬日。余偕洪編修穉存先生探善權。過茗嶺。盧華秀才出公集見贈。珍藏篋中久矣。家若雲先生梓刻叢書。方蒐輯前明忠節諸君子手澤。因錄集中書牘數十則。釐爲一卷。貽之以誌昔年景仰之忱云。嘉慶戊辰五月。旣望。鎮洋後學張鐸謹識。



健餘先生尺牘

尹會一撰

健餘先生尺牘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內閣奉上諭前因黃檢刊刻伊祖黃廷桂硃批奏疏殊屬謬妄因諭令將所有板片及刷存之本或已經分送者查明解京銷燬並通諭各督撫詳悉曉諭確查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經鐫刻者卽令其子孫將板片書本一併繳出奏聞送京銷燬原因刊刻奏疏乃明季陋習甚至真偽混淆深爲世道人心之害況自焚諫草實古來人臣之大誼必欲存稿以炫其長已乖正理然或將曾經採用之疏刻入集中尙不爲過若已經部駁者卽不宜復行存刻至以所奉硃批妄行增減則尤不可所降諭旨甚明茲據原任大理寺卿尹嘉銓將刊刻伊父尹會一奏議二本及板片奏繳請燬朕詳加披閱大率發交部議者居多原可無容愼密卽其中間有訓勉之旨亦不過隨事批示非必不可宣露於外者與黃檢所刻伊祖黃廷桂奏疏擅將皇考硃批刪改且止載嘉獎而不載訓飭者不同不在應燬之列所有尹嘉銓繳出原書及板片仍著發還朕辦理庶政務期得當從不肯爲己甚之事此其一端也恐內外臣工尙未能深喻朕意著再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健餘先生尺牘序

尺牘興於漢魏。盛於唐宋。見諸史乘者章已。陳遵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胡昭與鍾繇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歐陽詢效晉王羲之書。險勁過人。尺牘所傳。人以爲法。皆以善書云爾。非必其言之有當也。知道者無取焉。至於蘇黃尺牘。則贍於文詞矣。而東坡集十二卷。尤多篤論。耿禪鋒諛語。雜出其中。君子惜之。惟范文正公尺牘三卷。自家書以及交游。言皆有物。與韓魏公三十帖。經濟詳明。其他弄翰率筆。亦莫不本於仁義忠信。誠哉士人之善。則歟。吾師健餘先生。篤內行。敦節誼。振作人才。雅與文正公相肖。而詞氣之洞達亦然。公子啓銓。尋訪舊遊。得先生尺牘若干篇。附以家書。編成四卷。別於文集。仿文正公遺書例也。卷分時地。以見先生之學。與年俱進。親師取友。恆於斯。勸善規過。恆於斯。詒穀裕後。恆於斯。嗚呼。讀者可以得師已。

乾隆十有六年春三月初吉。受業門人楊錫紱敬題。

健餘先生尺牘目錄

卷一

襄陽尺牘九首

揚州尺牘十一首

兩淮尺牘二十三首

卷二

河南尺牘三十五首

卷三

里第尺牘四十三首

卷四

江蘇尺牘三十二首

健餘先生尺牘卷一

襄陽尺牘九首

上孫靜軒先生

側聞視學京畿。以大儒經世之業。普春風化雨之施。文教振興。胥本至誠而動。固非及門所能步趨。而奉教有素。亦不敢不勉。襄陽名郡也。衝要爲甚。以拘迂當之。大懼綆短汲深。貽羞隕越。事無大小。專務求實。使人不問而知爲先生弟子。此則某之所期。以仰遵師誨。而上報主知者。努力前途。未知當否。惟進而教之。

上朱高安先生

頃聞尊體違和。予假調理。目今想已霍然。屬在門牆。職守繫維。不獲趨承函丈。中心耿耿。莫可名言。襄陽地當孔道。郡務倥偬。明季疊遭兵燹。元氣未復。亟圖休養。勉竭愚誠。民情頗覺相安。近以攝理荊州。勘災賑饑。奔走不遑。深愧儒術迂疎。而夙夜冰兢。則不敢有辱師門也。經濟實用。尙祈切加指誨爲禱。

與博陵館帥趙孝廉

吾博桑梓之地。文風首善。宜在城中。僕建義館。每望大力主持。蒸蒸日上。變茲聞諸親已。迓文旌設帳。佇見時雨之化。嘉惠無窮。不獨文章一道。日新月異。而後進循循。應一望而知爲安定門人矣。

與王體乾

總角之交。闊別數載。中心繾綣。曷云能忘。祇緣遠守邊城。兼攝劇郡。東西奔走。寢食不遑。有疎修候。雖知我不罪。而負慚良深矣。比月以來。始得稍安襄署。回思生平。儕輩落落無多。又行年四十。漸老懷人。宦途味淡。友道情殷。興言及此。臨風起憶。寧爲專鱸耶。吾兄笑傲邱園。有同情否。伯母節孝。久合輿論。頃聞請旌。私心倍喜。望速舉行。勿以力歎爲辭。或須將伯。僕當分俸。仗助也。

答刁紹武

蒙賜德音。兼頌大著。雒誦之餘。不禁起舞。如逃空谷者。有足音。竄然之喜。如飢渴者。忽得梁肉酒漿。不覺飲食之過度。如久客還家。見廬舍田園。歷歷逢其故物。而心神俱適也。不復知此身之猶在宦途矣。惟是兼領荆襄。時多鞅掌。偶得片刻清閒。依然案牘勞形。風塵俗況。應爲高人所哂。亦爲達人所諒耳。

又

春間聞禮闈報罷。深爲扼腕。接讀手教。不怨不尤。足徵達天安命之學。至以著述爲己任。繼前徽。嘉來學。洵不朽之大業也。十七史內瑣碎故事。錄之以資博學。誠善。憶昔風雨聯牀時。先生識見超卓。議論廣大。良史才也。史評史斷。前人雖多。更於其所未發者。記之以爲後人指南。何如。某案牘酬應。紛繁極矣。偶有餘閒。檢經史子集之切於日用者。讀之。亦覺頗有所見。第恨方寸幾希之明。不時障蔽。知己何以教之。

答姜賦山

平生知己。闊別三年。渴思不可言喻。頃接手教。相親相勸。古道猶存。如勤以補拙。儉以養廉。見利思義。見利思害。及事皆天定。義命當安等語。至誠剴切。字字金玉。僕所銘刻不忘。惟是郡守一席。又有難者。所屬州縣。賢愚不等。倉庫盈虧。略一放過。賠累隨之。僕實親嘗此苦。高明定不蹈此。大兄性情忠厚。器量寬宏。而才識足以副之。故南來每多好音。僕實萬萬不及。而相勸之言。則可以勉而至也。

又

承教讀書應務執簡馭繁之道。如炎熱中服一清涼散。如沈疴時得一保元湯。感謝不可言喻。僕於襄陽二堂內自題一聯云。修己乃以安人。問此心有無愧怍。窮經本以致用。悔當年尙少工夫。亦略有見地。惜執筆之餘。蔽痼漸深。雖時時省悟。而乍明乍昧。未能徹底洞然。此固才分所限。亦由養之未至。惟望時加訓誨。俾有進益耳。

又

頃於鄂城見當事諸公。俱道湖南上憲澄汰官員之時。惟永州賢聲最著。聞此好消息。離悚爲慰。得手教。相助報國。意氣誠懇。不覺感激流涕。有道之言。動人如是。僕非妄自菲薄。且現今努力。亦非無偷惰之處。緣受節母恩深。未敢忘全歸之義。此意當爲大兄所諒也。

揚州尺牘十一首

上毅庵先生

歲前憲節臨襄。幸得親承指誨。語語發蒙。頭頭是道。某雖愚昧。永矢弗諼。去冬十月。調補維揚。緣留辦軍需。交代米石。直至閏五月。抵任。地衝事繁。五方雜處。民情叵測。變幻百端。其難治也。百倍於襄陽。某仍以樸誠治之。說者多謂宜用權術。方免售欺。終非素心所安。亦不能爲也。敢質所疑。伏惟指示。

與襄陽王別駕

劉守戎人來。得接手教。篤摯之情。真切之語。足紐同心夙好。雖隔山川。猶共几席。感也何如。思也何如。又聞賢母堂深。蒙多方修理。紳士之代爲感激者。嘖嘖不絕於口。此德此情。何日忘之。維揚宦況。迥異襄陽。近因潮水爲患。履勘沿海州邑。奔走不遑。絕無興致。惟人心翕然向從。頗爲順手。可告知己耳。

與襄陽徐令

江干怱怱分袂。買舟長行。於閏月十八日抵任。略觀大概。維揚實屬劇郡。不獨地方之衝要。事件之叢集。應酬之紛瑣。力難支持。而文武兵民。求如吾襄之和衷濟美。俗靜風淳。邈不可得。自顧德涼。懼滋隕越。然再四思維。勢難卻步。惟有努力前途。盡其在我而已。

與襄陽閔廣文

別來倏爾歲週。迴思昔日之從容談道。莫逆於心。依稀如昨也。未審有同情否。乘便順候。不盡神馳。

答楊生共比

頃接手書。恍同面晤。深慰渴懷。襄陽義館。旣照舊相安。素位而行。爲是。劉碩然設教推訓堂。能保守勿失。

否。見時可爲轉致。

與襄陽諸生

別後。倏易寒暄。雖百忙中。無刻不憶我襄士也。吳生來。具悉諸君近好。他時若得重晤。則更愜愚衷矣。草布候。祈爲公覽。各父老俱望道致。

答劉古衡

義館一節。某竭緜力。循循善誘。大暢宗風。法言巽語。兼擅其長。莫如大兒小兒。回署時。亦聞以成就後學。爲己任。數年相交。久已心心相印。王李二丈。有力辭之說。知己無庸如此。

答劉今衡

閏月得手教。恍如面晤。知交每見吾鄉人。具稔老伯近履。康勝五兄。仍主義館。弟所捐四十金。亦可稍助。甘旨之需。無煩廛念。僕自調任以來。刻無寢食之暇。日有酬應之紛。公務未敢憚勞。人事實覺生厭。更兼出入不敷。力有難支。竭蹶前進。亦良苦矣。幸得紹武自山東分校來揚。盤桓二十餘日。雖悰爲慰。具道重聚之難。相思之至。囑筆致意。雲兄在陝。僅聞有署州之信。昔年四友。天各一方。未審何時再合。延津也。

答刁鑑齋

春間兒女畢姻。相崇樸素。力矯浮華。固是我輩本等。但疎慢之處實多。雖見諒於至戚。心常耿耿也。小女于歸福地。原無懸念。第少小無知。惟賴訓誨曲成耳。郎君聰明爽朗。自是令器。加力積學。可以有成。幸善。

教之。

答趙長公

鸚鵡洲前一別改歲。睽懷知己。寤寐依依。想足下學問精進。涵養日優。事業勳名。一出冠世矣。僕以菲才。量移劇郡。覆餗堪虞。捉衿可笑。雖應努力於鹽車。不覺長鳴於伯樂。其將何以教之。

與秦州李牧

每人而悅。勢有不能。張皇激變。更屬不可。但前册既非。挨查確造。自當酌量捐卹。以補缺略。犯法頑民。亦宜速究。若徒以鎮靜而涉姑息。不惟後將難挽。此風亦何可上聞也。慎之慎之。

兩淮尺牘二十三首

復尹大司馬

解元回揚。蒙頒斯文精萃一書。諸體俱備。無美不收。每於公餘。時時捧誦。真足以衣被海內。嘉惠無窮。匪第覃敷文教於南邦也。某接任兩淮課運事宜。俱遵舊章。現在頗見起色。惟淮北產鹽過多。仍滋偷漏。江西口岸坍塌。頗難整理。且鎮江議食淮鹽。衆論多未協宜。大人籌畫有素。懇祈明示。俾得遵循。至於揚俗華靡。常切移易之思。夏間議定四禮。力行簡易。未能丕變。何施而得信從。無難。統希教之誨之。

與蘇藩白方伯

舟中接家信。知揚人有爲家母建祠之呈。甘令并不相聞。徑詳鹽憲批司查例通詳。此事斷不可行。家母

素性嚴肅。前值生日。聞紳士製屏。切囑堅辭。甚至變色。再聞此舉。是益重某以不孝也。備具咨文。祈爲據情詳銷。則叨君子之愛。感且不朽。

答沈子大驛道

歲前接到手札。足見聽德之聰。受益之謙。非留心學問者不能。匪費一節。湖廣大局已就。惟西埠賣商。當錮弊之餘。尙未遵守規條。填簿呈送。且百計鑽營。妄希撓法。不思僕久理鹽務。利害輕重。籌之頗熟。此事若不可行。僕亦何苦樂爲。今寬嚴之間。業已斟酌不偏。若再依違遷就。坐視頑商抗阻。深恐大案一發。株累者衆。豈惟當事所宜籌及。抑亦仁人所宜憫惻。義利分界。卽利害關頭。聖明之下。無微不燭。願與大兄共加振勵。思患預防。歸於忠厚。僕言止此。無敢屢瀆矣。

與姜賦山觀察

荆南地方寧謐。靜治有餘。苗疆就緒。自可無煩籌畫矣。僕近況粗安。惟新病後精神覺薄。辦理工事外。未能力學日新。卽比年所治小學近思錄。亦不暇時時檢閱。但日懸白鹿洞規條於座右。觸目內省。動念倘有相反處。卽加強制。制得斷時。於心便安。而竊發亦仍不免。頻復之厲。寡過之難。有愧良友多多矣。

答陳密山

分巡一席。亦難視爲閑散。但因地制宜。雖有設施。亦以靜正爲主。步步踏實。不可急於見功耳。

答周荊州

俾來得手教。雖著語無多。而賢智之過行。中庸之至理。無不鑿鑿。大君子之正論。古良友之箴規。恍如正襟促膝時。令人肅然起敬矣。僕以孤冷之性。處繁華之地。又踵極疲之後。深恐廉靜二字。不足勝任。但望時惠德音。俾前途不至於顛蹶。幸甚。

答吳大春

頃接手教。深感垂注至情。鎮江並非兩淮綱地。自揣亦無可處分。而部議竟銷二級。不覺啞然。想亦前在考功時辦事糊塗之報耳。嗣後諸凡。愈加懍懍。於人無尤也。

答王從先

江南冀北。雲樹迢遙。一紙飛來。恍如良覲。并悉加意作人。嘉惠後學。君家河汾。不得專美於前矣。僕承乏齷政。日切冰兢。義倉義學。勉爲建置。規模尙屬粗就。以至室無長物。故我依然。還山出山。靜躁不同。清況則一。經經鄙悃。正恃過來人鑒宥耳。承諭各書。俱仰樂育雅懷。附上朱子全書。許氏說文各一部。祈爲查收。餘當留心尋覓。外附緇衣一襲。石刻二種。並希台鑒。

答楊衛京

溽暑毒熱中。忽接尺素。如得一劑清涼散。頓覺沁我心脾也。兼承嘉貺。夏葛含風細。春茶帶雨香。應時堪佩服。至味好深嘗。率拈布謝不宣。

與王罕皆太史

人生知己無多。況以醇古澹泊老成如大兄。同譜無兩。甫共晨夕。愬愬告別。實爲悵然。小兒不嬉而荒。僕難辭責。必得循循善誘。方冀日新。幸無忘易子之教也。

又

適有通州顧生求與院課。時文苦無佳處。閱稟尙屬有志者。但不免草野倨侮。祈嚴加繩削以財成之。倘狂而涉妄。則難以進取。卽麾諸門牆外。當亦無憾耳。

又

發榜。知郎君又蹶霜蹄。深爲扼腕。豈此中得失。有數存焉。非文章所能主耶。老材大用。吾鄙所取。命不足道也。書院南闈。僅得周繼濂。北闈幸有管一清。差強人意耳。僕於十月自儀起程。出巡淮北。因頭目偶抱火症。現駐揚署調治。大兄相過。卽徑來邗。是望。

與王若霖吏部

落月停雲。時深寤想。知己自同情也。僕以浮山禹王廟傾頽。捐資修葺。工告訖功。撰就碑文。特懇大筆一揮。用垂不朽。小兒有志學書。未知法式。希將墨妙見賜。俾得奉爲楷模。亦嘉惠後學之道也。

又

經年不晤。深相念也。頃聞貴體抱恙。宜加靜攝。諺云。人生有子萬事足。郎君英年雋品。遠到無疑。卽此一節。便是暮年天賜佳景。貧不足道也。寄呈耳順。聊備薪水。節留數月之用爲禱。

又

滿擬蘇門把晤。忽接淮報。倉忙反棹。悵甚。聞台從有揚州之行。若在三月中旬。正僕回署之時。追陪杖履。徧涉名園。不減堯夫安樂也。肅緘奉訂。萬望果來。以慰積渴。

與王雲卿

在襄陽時。尚有音書。數年以來。或因關山間隔。或因事務紛纏。或因精力之就衰。或因性情之疎懶。以致總角知交。全無音書。興言及此。不覺愴然。大兄年近知非。時當服政。靜寧治績。定有可觀。便中寄示。以慰達懷。弟自都運以來。雖刻苦自勵。而善狀毫無。孔道衝繁。時爲應酬所困。間取雙溪集讀之。得養生四字訣。曰慈和儉靜。時時體認。蔽痼復萌。深以爲愧。題一絕云。打破愁城認樂窩。箇中消息問誰過。雙溪指引源頭好。古井澄潭止水多。用以自勸。還相贈也。又舟中節次奉懷詩。錄數首於扇頭。令解官帶呈。冀故人之不忘耳。邊塞凝寒。諸希保重。

答鄭積厚

吾博聖廟。久經傾圮。今邑侯與諸公實力興修。極爲盛舉。聞出入一切俱係足下總理。盛德長才。諸務自必妥協。僕捐俸二百金。以襄鉅典。用舉衆擎。統惟台鑒。

又

聞舉賢良。當甚慰甚。僕在城中。設立義館。遠寄恐不及時。須籌長久之策。今以四百金。送入典鋪。作爲修

金之用。前者明吉交過二百七十兩。作東章義學修金。祈一併立約。每歲按季發息。庶免斷續之虞。鄉學公事。諒必樂爲玉成也。

答蘇仁三

五月六日卸運司事。專理鹽政。頗覺清閒。辦時之時少。讀書之時多。每以食浮於事爲愧。來札過獎。彌增顏汗耳。新購四書讀二部。附覽。

答王孟恭

義倉一節。獎揚逾分。殊媿不當。但言有大而非誇者。吾兄旣厚望以不朽。自當多方籌畫。俾我鄉人永保勿替。至踵事加增之處。僕雖力絀。倘再食祿數年。式廓前規。尙有後願也。同鄉公字。并祈道致。

又

故人千里投贈以言。雅意也。敬誌不忘。至謂行之維艱。自古所同。欲立志向上。必宜知所從入。如築室然。植其基。堂構乃宏。如種樹然。培其根。發榮斯茂。於下手處。尋所依據。仍在昔年所讀之小學中。紬繹躬行。久而自見也。

又

頃接來教。知力學不倦。可謂勤矣。但當年將就衰之時。讀書似宜守約。溫故潛玩。而身體之。以不失古人爲學之意。庶稱晚蓋日新者。所開諸書。仍有從前貪雜之弊。與近來鄙見不同。欲以近思錄古文雅正相

贈未知有當高明否。

答馬丈

拜別以來。一官碌碌。每欲裁絨上問。輒因叢冗未遑。正深歉仄。乃承垂注殷肫。獎揚逾分。感愧之至。某以菲材。謬膺重任。潔清自矢。固可自信。肆應無能。實深悚惕。常思早賦歸田。爲避賢之地。未審何時得遂。初心歲月如流。親戚聚散。更難爲懷。惟幸長者晚景崢嶸。努力加餐。他年斗酒隻雞。追陪杖履。其樂融融。未可量也。

健餘先生尺牘卷二

河南尺牘三十五首

上孫靜軒先生

頃聞節制三輔。實心實政。德澤旁流。人望所歸。風行草偃。匪但桑梓共沐恩膏。而中州密邇。更得時請提撕。何幸如之。惟是旗民雜處之地。年歲屢歉之餘。頭緒紛繁。千言難罄。總以用人材廣聞見爲要務。內而司關國防所係。外而守牧表率之員。尤望慎擇而專責之。

上陳蓮宇先生

頃承大教。言本體不如言工夫。居處恭三句。無一刻可離。某幸聞此親切提撕之語。時時省克。以實從前所見虛境。豫省秋成頗好。乃是叨天之幸。不敢以人事參之。惟規勸士子一節。人心鼓舞。可望有成耳。條約呈覽。

復方望溪先生

某自早歲卽心儀先生文章山斗。筮仕十餘年。僅得於京邸一親面命。嗣後始漸知力行。一步一趨。不敢妄自菲薄。有辜渠誨。而鞅掌東南。未遑上問。以私淑原不在言。且落落行蹤。亦非有道之所棄也。前赴都門。兩次晉謁。俱以公事相違。悵甚。頃奉手書。國是民莫。詳切指示。拜讀之下。何啻面聆提撕。豫民辦漕之

苦誠如大教。奈聚訟紛如。幾難持論。今已議將四百里外。盡改折徵。於近水處採辦矣。若遠及江廣。恐不能行。鄭州案言人人殊。都不可據。容緩圖之。或可得其實也。再前讀大疏。深爲銘佩。竊以麴乃造酒之源。而耗麥之大者。現在嚴申。躡麴之禁。并聞。

復德濟齋先生

蒙示手書。獎勵交加。意致懃懃。懇懇。如獲百朋之錫。如聞空谷。窅然之音。幸甚感甚。某素未親炙大人。僅於知交處聞尊著有易傳等書。又聞出處辭受之大節。能讓而兼蹈道。心儀爲好古君子也。節制三楚後。所劾大員。乃大慙也。歷來當事。俱牽制難斷。惟先生能行之不疑。仁者之勇。殆不可及。近閱邸鈔。奏報收成分數一摺。所謂誠以事君無忘恭敬者乎。體用合一。略窺一斑。心愛而藏。願言步趨矣。某少時未從小學入手。狃於章句之習者數十年。四十後方稍稍識正學指歸。而行之不力。半老無聞。何時得侍左右。面領提撕也。所著諸書。祈先寄賜。以啓愚蒙。

復鞏當寧先生

退養珂里。樂育英才。竊意安樂窩中。晚景入勝矣。頃讀手翰。始知近況蕭疎。有煩清慮。暮年宿恙。又復侵尋。數千里外。不能親爲問視。負疚良多。謹措百二。交三兄帶回。稍助甘旨。自製地黃十斤。用佐藥餌。還祈靜攝。頤養天和。是禱。前者二兄到揚。相商進取。某直對以天下無倖得之功名。既爲儒門令子。宜守家訓。俟水到渠成。出仕未晚。遂力勸歸里。并帶六十金。以奉高堂。今晤三兄。詢知從前並非父命。家書內諭以

善養之義如何。

答劉靜齋中丞

劉別駕過汴。接奉手翰。勤勤懇懇。無非省身克己。相勉誠敬之意。敢不服膺勿失。比來微軀憚暑。苦無精進工夫。公餘惟取大學衍義一書。時加點校。覺於修己治人之道。頗爲詳切該括。健忘之年。守此似遠勝涉獵也。未知有合於高明否。

答錢主敬督學

頃接手翰。意氣勤勤懇懇。無非以古處相期。敢不努力前途。有辜夙訓。某雖少慕范文正之爲人。但有志而限於才。諸事蹉跎。仰賴家母樂以善養而爲之更勇。是以梓里城鄉。皆有義倉義學。費幾數千。惟是經理乏人。規畫未就。尙未敢邀大筆之褒嘉。至於學宮頽壞已極。官士無過而問者。因竭緜力。告厥成功。倘得鴻文。誌其顛末。庶憑高之呼。聞者興起。而有司亦當爲善後之計。其有裨於吾鄉文教。豈淺鮮哉。

答許醇也太史

令弟來汴。接奉手教。恍晤芝顏。遠懷頓慰。同譜諸君。頗惠好音。然如大兄之獎勉交加。情深語摯。雖古君子之交。相期道義。千里同堂。亦不是過也。感甚感甚。清而不激。和而不流。已敬書座右。奉爲箴銘。僕自維揚別後。始知向往正學。篤信敬誠二字。提省此心。微覺虛靜恬澗。事物相投。雖猶難於順應。幸不致漫無主持。但恐行之不力。終於無聞。惟望時加誨訓。俾得遵守振勵。不致漸老墮頽。則受益良多。勝於百朋之

錫矣。

許醇也復書

中州吏民向承諸公察察之政。自執事下足以來。如釋湯火而登衽席。感德慕化。不謀同聲。不識高明。何術以致此。來札云提省此心。虛靜活潑。此不外誠敬之功。熟而效自至。朱子謂持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健有力。詩曰敬止。而卽繼之以緝熙光明。亦此意也。醇少時有志洛閩。中年頽墮。惟良友策其不及。勉其可至。則生成之感。無以踰矣。

答李宮保

禁麴之令。乃端本澄源之要道。雖官吏奉行不能盡善。然立法以防弊。豈可因弊而廢法。誠如台翰所云。督率稽察。漸而化之。自可觀成也。況豫省爲陋麴叢藪。盈千疊萬。俱以供各省燒鍋之用。今一載以來。富商巨賈。已知畏法。不敢賤販。若再弛禁。害將奚底。揆情度理。實有斷難議開者。蒙示奏稿。剴切精詳。僕雖勉抒管見。瓦缶之鳴。對鍾呂而懷慚矣。

答張爾徵學使

教官輩每緣薄物細故。互相傾軋。瑣瑣澆風。自當參革。以示激揚。行惟其是。無所介懷。於會稿單題也。古人相交千里之外。聞流言而不信。矧共事同方。若爲浮詞先入。何以對良朋而無媿。至於動招謗尤。清正如公。固不至此。縱或有之。君子祇有省身克己之道。並無解嘲彌謗之方。此僕數年來篤信不疑者。既以

自勛還相贈也。

與張又渠觀察

比來叢冗實甚。稍暇卽讀困學錄集粹。仁人君子之言。致懇惻而有條理。守先待後。由此其選也。近始卒業。擬成敍稿。聊申景仰之懷。與世講之誼。然忙中搦管。言之不文。尙望再加更定。

答襄陽張郡丞

顧際芳來。汁詢知澄懷高致。淹雅修潔。中心藏之。承示聖德詩。一洗柔曼之習。所謂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者。真不懈而及於古矣。至於榮分刺史。任寄專城。重鎮民繁。時需整理。君子有素位之行。仁人有無待之施。幸勿視同江州司馬。徒作濩落生涯也。

答錢勉耘

來札所聞不謬。家母起程來豫。淮揚士女垂涕叩送者。數百里不絕。實有其事。不圖江左人情之厚至此。以視荆襄。如出一致也。愚撫中州。存心行事。仍不異於官吳楚時。惟是任劇才疎。指摘叢集。深恐上負聖明。足下留心治體。倘有見聞。幸爲寄知。以匡不逮。

答帥蘭皋

劉倅回梁。接奉手教。足慰遠懷。僕年逾四十。始識正學指歸。而行之不力。內外多疎。深恐遲暮無聞。遂與草木同朽。夙夜難安。應求寡侶。離索生愆。知己不可徒爲獎藉之言。使我望有道而滋愧也。張撫軍端亮

公忠乃所素服。希致向往之忱。

答王從先

別來數月。正切懷想。接奉瑤函。恍同面晤。爲貧而仕。聖訓昭然。但須有主乎中。勿於位外而有願也。

與陳雲倬

比月已聞三喜。一歲何啻九遷。贊化調元。可爲預卜。惟祝正色立朝。以當大任耳。

又

近日參奏藩司者甚多。因彼恃老任性。難與共事。略其操守而舉其錯誤。亦寧過於寬之意耳。未識人言何如。此心則可自信也。小兒姻事。特遣全俊赴都請命。諸惟面諭。

與陳醇叔

頃聞榮擢監司。宏才偉抱。式煥新猷。中外同欽。三峯聳秀。君家兄弟。真不可當也。善養銳氣。用集鴻庥。是則張老所欲致頌者耳。

與徐惟吉

頃聞榮陞都運。足信謙能受益。和可致祥。允造商民之福。匪徒葭莩之光也。惟是財賦重地。名利鬧場。事上接下之際。必須和而不流。中立不倚。方爲吾道之強。至於出入維謹。取與必慎。較之從前署篆。尤加戒懼爲祝。雖衆口羣疑。難於斷制。但以有主之衷。參諸輿論。似可無偏側之虞。若夫通變隨時。高明自有化

裁未敢瑣贅。

答徐別駕

頃接華翰。得悉參案開復爲慰。君本雋才。自應干霄直上。但進取不宜過銳。脚根須自踏實。覆轍乃金鑑也。仍願前途勿忘。

答趙容頗

別來正勞寤想。適接手翰。如共几席。過蒙獎藉。愧甚。但良友期許。不敢不勉。嗣後倘有自棄之處。直諒相規。則受益無窮矣。足下以從前虛度爲悔。欲向性偏處克去。此卽聖賢緊要。下手工夫。僕復何言。惟慮老病則似不可。蓋力行維艱。然如薛文清教人讀書。亦祇是知一字卽行一字。知一句卽行一句。則當下隨時便有得力處。不比記誦詞章之學。窮年兀兀。易嗜而難工也。何恨回頭之晚乎。昔寧陵呂新吾。五十始謀道。詩曰。從今便立志。打起眞精神。半世雖已過。猶爲半世人。僕歲前偶讀此詩。立卽拈句自箴。書於座右。曰。新吾五十起精神。自幸猶爲半世人。我欲直從人路上。今年今日便更新。可與再回頭。是百年身一語。對鍼。足下幸爲努力。前途固未可量也。吾鄉孝廉文學諸同志。如有知悔者。亦以此語告之。友道卽恕道也。

與刁紹武

定州分袂。已踰五旬。興居自當佳勝。某聞雲兄逝矣。淚下沾襟。忽忽若亡者累日。回思聚首。約賦歸田。如

醉如夢。渺然難追。竊嘆人生聚散。難以預期。圖晤及時。光陰莫負。千里命駕。先生寧無意耶。已札古衡。相邀來豫。秋以爲期。勿憚跋涉。以致陳榻久懸也。

與劉古衡

夏初旋里。重晤懽甚。益信同聲之應。仍惟我數人。可保不渝耳。誠敬恕三字。各從性之所近入手。皆可打通向上。其有不能者。但從三字反面想到無站脚處。自然猛省。此某所親歷。至今尙多。頻復之厲。所難正在不愧。願共勉之。

又

忽於邸鈔驚聞雲兄報故。淒然淚下不止。竊思總角至交。惟我數人。常欲招回宦客。退老林泉。仍其它年風雨。何期雲兄未老先逝。雖異時得遂初心。已少一人矣。言之於邑。大兄聞之。當亦悲詫難禁也。故人相見甚難。千里命駕。亦所不辭。可邀紹翁偕來。以圖快敘。倘辭以它故。當致鄙意。以至情動之。

又

比月貴體如何。深爲懸念。人謂大兄病在於貧。僕不敢信。夫卻病莫如安貧。安貧莫如樂道。有一分省克。即有一分樂趣。時時內省。其樂何極。一息尙存。不容少懈。厥疾可保必瘳。又陸稼書云。治貧病止。有一良方。曰不怨不尤。信道如大兄。豈猶未達耶。同人落落如晨星矣。知斯義者更寡。吾輩當垂老之年。若不速照良方自醫。一旦返真。人其謂之何哉。南望宦遊子。北顧遁山人。獨憐久臥者。滴淚欲沾襟。如有家書寄

臨桂。可將此札附入。俾無病者預知此方。則駐顏卻老。故人可期相見。亦幸事也。

又

王典章來。詢知貴體。指日復初。爲之欣喜。接手教。信能搦管矣。非靜攝之效歟。惟是細加參玩。有辯詞而無悔志。似乎心病。尙未能脫然也。蓋吾人一生。除省身克己之外。別無學問。曰省曰克。總視乎心之悔與不悔耳。能知悔者。蓋寡。惟大兄不容沒沒。故敢再布。倘能垂老而悟病根。它時相見。共語呻吟。死且不朽。幸熟思之。

答劉今衡

前言定火工夫。良非容易。惟時時內省。以有主之衷。馴至順應。則地雖繁劇。亦樂此不疲矣。乞歸尙恐未能。僕方有係遯之疾。不敢爲大兄信且斷也。果而確則無難。再思可耳。寄呈呂新吾語錄一本。公餘覽觀。識力自有進處。

答王體乾

來教道及吾博風景。殊覺懸懸。同人寥落。雖半爲饑驅。亦由信道未篤之故。吾儒修業。總宜在切近處踏實做去。方能立定脚根。泛鶩者殊難耳。

與王孟恭

義學修金。春季先奉上。餘按季順寄。果能暮年立志。定然晚景崢嶸。就鄉論鄉。楚南之勤可效。古衡之病

可鑒也。勉旃勉旃。中州理學書甚夥。奉寄者。善讀善藏。并擇可與言之友共講。是禱。

又

大學衍義一書。僕敬信如神明。承教敢不加勉。茲附養正遺規呈覽。譽髦斯士。厥功溥矣。

答陳榕門

頃奉手翰。具仰信道之篤。自知之明。素位自得之學。公忠報國之忱。某惟有心悅誠服而已。夫復何言。竊惟正學不明。已非一日。昏懦者既不足道。間有資性高明之輩。又多捕風捉影。遂習於險躁。流爲無忌憚。而好惡與人相反。坦路盡成荆棘。竟不知省身克己。改過遷善爲何事。斯其去道之遠。較之異學爲甚。每念及此。深用爲戒。又以見同志之難求。道之鮮得其人也。呂新吾各種。俱已覓就。同張清恪公三集。並付從先順呈。同譜如從先之沈潛近道者。亦罕矣。相聚善遇爲祝。

又

津門河務。最關緊要。執事念切民瘼。加意經理。誠己溺己飢。仁人之用心也。某於水利素所不諳。且此事非目睹情形。尤難懸揣。手教所謂患在於水爭地。利少而害多。非增高培厚所能了事。及通盤籌畫。以棄爲取。固已洞鑒無疑。無容置喙。惟大爲興作。一勞永逸之舉。尙須審慎耳。

又

前接手教。未及裁答。復承垂問。感莫名言。某以菲才撫豫。愆尤叢集。乃蒙聖恩高厚。矜其短而諒其心。用

佐風紀。報稱愈難。望於知體得宜之先。務詳加訓示。以匡不逮。月之八日。路過保陽。晉謁合河。論及執事。深以國士相待。計典卓異。惟合河能舉。惟執事克當。兩賢相得。從此益彰矣。水利誠非易事。全利不無小害。要在權其重輕。以從事。非排浮議不能成功。疏濬合宜。斯地方百世之幸也。

答鍾子能

連接手翰。因賑務勞心。未遑裁答。兼以北學續編與顏習齋先生言行錄有須面訂之處。未審足下可以遠遊否。定靜工夫。先要吾心實有見地。心無主宰。不論貧富貴賤。皆足爲累。信道篤而自知明。自可置境遇於度外矣。愚近有口占詩云。填海誰言精衛苦。仰天空抱杞人憂。孔顏樂處分明在。還是無求更反求。以爲素行之道。不出乎此。亦因切磋無人。時虞墮落。願與足下勉之。附寄理學宗傳留覽。

健餘先生尺牘卷三

里第尺牘四十三首

復望溪先生

來教聞所未聞。中心藏之。至誠惻怛。洞朗平虛。此立德立功之本。可作名臣金鑑。西事書足徵經世遠猷。非末學所能贊也。惟有錄之座右。時加研究耳。

又

望溪先生書云。與公相見恨晚。始得披豁而遽分手。清風朗月。時切懷思。仲春以周官餘論付公。即求討論。此書從未以示人。以公與陳方伯皆深練於政治。欲爲究切行之。而有伏冀者。今僕得告歸。定於四月初十內登程。望以原稿擲下。見聞錄紀太夫人懿德一節。篋中並無別稿。祈併檢發。

周官餘論十篇。經濟實學。本末兼該。因時因地以制宜。其爲萬世太平之策。誠爲斷斷不易者。敬錄篋中。奉爲典要。間有所疑。條列請政。原本已交密山次君鈔寫。札致速繳。茲將見聞錄稿呈上。某以奉侍老母。湯藥不獲躬送。行旌翹首五雲。曷勝惘惘。

又

某於經傳。愧無實功。春秋爲甚。每一展卷。覺抵牾不相通處。輒廢然自失。今讀通論及比事目錄。乃悟筆削大旨。猶存魯史之舊。論語今亡闕文之嘆。正與此義相發。立言覺世。聖人不易矣。喪禮或問從大大。

原處提醒人心。尤某所心悅而誠服者。每夕與嘉銓講明切究。深恐疑於所行。不可以爲子也。

上陳蓮宇先生

備員烏府。重親函丈。正欲步趨追隨。仰副栽培至意。乃因母老病深。倉皇拜別。於七月二日旋里。母病雖如常。但積損積衰。眠食更減。弱已甚矣。從此惟有依依膝下。日侍菽水湯藥。不敢遠離。衡泌間。惟祝夫子至誠而動。當可以時保夔龍強健之身。成堯舜勳華之業。以大慰海內士民斗山霖雨之望耳。

復蓮宇先生

胡觀察人來。接奉手諭。獎勉交加。某雖無似。敢不力求晚蓋。以仰承陶鑄之盛心。夫子正色垂紳於直道大行之時。不朽事業。無妨爲蜀日越雪。蓋怪者自怪。傳者必傳。無疑爾。書城近況。未審何如。用九用六。渠自明於終始之義。便中齒及。未能專緘也。

又

蓮宇先生書云。揆遠架範。再易寒暄。瀝憶南台共事。盱衡得失。商榷今古。深藉勸勤。幸免頹越。今負荷愈重。而衰朽愈增。正未知何以得免覆諫之咎也。昨奉明詔。思得骨鯁之臣。用寄糾繩之任。生耳目淺陋。甚難其人。贊者藻鑑羣倫。藥籠中知必不少。幸有以示之。

某杜門卻掃。少所見聞。何足以當下問。而素有所知。亦不敢不以實對。昔在維揚。曾延蔣行人祝共事。有馬周之敏才。而去其放曠之習。有陽城之多聞。而不同苦節之貞。可以充選。伏惟採擇。

上孫靜軒先生

頃聞移制三楚。深爲罣然。惟企德盛彌謙。政成無倦。封疆式廓。不遐遺於包荒。權度旣精。仍問察於卑邇。更於公務稍暇。接引後學。以衍道脈之傳。此則海內士民所引領而望。及門弟子所飲食必祝者耳。

又

前於晉謁之時。親承講易。實足發蒙。歸來反復潛味。確不可易。益信周情孔思。無時不在。作止語默。間惟擬之而言。議之而動。故變化從心。頭頭是道耳。頃聞近況。凡屬士林。無不爲斯道信。然再四思維。人信夫子之道。終不若夫子之自信其道也。行之篤。守之定。則心泰化齊。有亢無悔。此乃用九之君子。俟諸百世。而無惑者也。曩者面陳未盡。故敢復理前說。仰祈崇鑒。

又

二月初吉。奉到手教。并周易象意一冊。反復潛玩。覺百家之說。未有若是之切實融貫者。體易簡之理。著正大之情。四聖心傳。從茲不晦。及是時著爲成書。其有裨於天下後世。視保釐變理之功。大小何如。天之所以仁愛斯人。成就君子。意良深且厚矣。願吾師之爲道自重。樂以忘憂也。屯蒙需三卦俱已別錄。凡有疑心之處。加簽條列。仰祈酌裁。

上東軒先生

某志切求道。而識力未充。氣質不化。比日侍坐之餘。但覺視聽言動。俱涉浮游。手足官骸。都無安放處。侍於君子。何啻三愆。早夜自思。悚惶汗下。現將從前已讀朱子之書。細加體味。倘有所得。或有所疑。自當面

質也。

又

月之三日。嘉銓旋里。齋到分頒藥錠充食。敬謹領訖。又錄法語并詢致此之由。良因大人忠信篤敬。所以感召不爽也。箇中意味。藉以開括心胸。滌蕩渣滓。固覺可喜。至於命數之說。禍福之事。毫無足憑。徒惑人見聞耳。不如仍以敬信之衷。恪守儒書格物致知爲學問。存心養性是工夫。操持有據。進退不失其正。明哲不失其幾。實可俟諸百世而不惑也。

又

晉階宮保。位益隆。則望益重。受寵若驚。懋功不伐。未足以窺鉅公之偉度。惟體明目達聰之至意。宏集思廣益之淵懷。取舍咸宜。而羣策畢效。則天子是毗。而子孫黎民永保於無疆矣。

又

月之二日。接讀疏稿。仰見公忠體國。禮義禔躬。虞廷德讓之風。漢代舉賢之雅。於今再見。古大臣好是正直。洵足以激揚品彙。模範羣倫矣。某實獲於心。莫名於口。惟祝君子之強。不流不倚。敬以揆百務之幾。謙以收六爻之吉耳。

又

嘉銓北上。令其敬請起居。比日耿耿於心。未能暫釋。惟念中年以往。易爲哀樂之傷。且公事殷繁。正勞清

慮制情定性。順則事天。前修之所尚也。老學夙養。固無待於贅祝。而抱此區區。亦有不能已於言者。伏惟
丙鑒。

與王湖邨

入都之後。晨夕追隨。匪直意氣之投。實受身心之益。一朝分袂。何能爲懷。知己有同情。無煩辭費。昨見合
河師。知其務本守約之學。識力愈堅。且謙受之懷。溢於言貌。洵可宗也。附聞。

又

別後相思。常情類然。獨於有道。倍深企給者。匪徒心理大端。須爲面訂。卽日用動靜之間。一言一行。佩章
不足以治其急。佩弦不足以矯其緩。苟非時時切磋。處處提撕。尤悔之寡。何日能之。孔門師弟。所以居則
相依。出則相隨。而不忍須臾舍者。職是之故耳。來教勸懃懃。獎勉交加。信足以起衰而振靡矣。其如難
變之質。頻復之厲何。老冉冉其將至。望美人於一方。此景此情。難爲局外人道也。近所建白。見於邸鈔。聞
於海寧者。略悉梗概。無非正大和平之舉動。君子得時。爲所當爲。不過如此。其在人者。雖智巧之士。亦難
彌縫如意。何況吾人。豈容絲毫計較於其間。得失毀譽。聽之而已。

又

頃聞總憲萬邦喜甚。一喜朝廷耳目歸於司直。是社稷之福也。一喜正士端人知蒙特達。是吾道之幸也。
高明必有以處此矣。惟是此席位望。較之六卿。似易而實難。君子居之尤難。當言而不言。與不必言而言。

俱不滿人意。前輩賢者故多責備。知其難益勉其難。是所深望耳。

答李立侯

杜門侍養時。深懼學不殖而將落。每憶同心。常懷蘊結。接奉手教。具紉注存。貴通家廉明剛正。新猷已嘖嘖有聲。僕將扶杖以觀德化之成矣。相約公餘學聚問辨。以振衰朽。政事則未敢與聞也。

答袁丹圃少常

闊別知己。正在相思。適得手教。不異促膝談心時也。僕當母老病深。日滋憂懼。展卷則愧古人。省身彌懷益友。同心有素。時望德音。金臺市馬之地。良驥超羣。不難聲價十倍。還祈主靜爲本。善養深穩之氣。禱切禱切。

又

僕杜門卻掃。懶與世接。獨喜江南鮑生過訪。商榷詩文。塵襟頓豁。蓋渠少負盛名。俊逸不減於參軍。曾於揚州任內。以鴻博薦達。足下夙懷風雅。倘爲時時接引。互相推敲。則附驥名彰。遠勝於胡琴之碎矣。

答陳秋崖侍御

足下素所建白。固已大遠於世俗依違之習。作止語默。與時偕行。僕亦無容多贅一辭。惟祝日新其德。眼前景況。濃澹遲速。不足道矣。寄來闢學編。所增孔孟以前帝王列聖。殊失原編之本意。至康一峯遺集。既可進呈。姓名何以不入續編。示知是荷。

答錢督學主敬

承諭索取元明以來諸儒著撰。此固僕之所好也。遊宦於外十有五年。未嘗一日釋卷。洎至中州。尤得徧觀盡識。野人食芹。原欲奉獻。況蒙知己之下采乎。檢得羽翼六經發明性理者六十四種。開列書目呈覽。惟僕性素疎。不喜裝潢。隨筆批點。似難應詔。而諸書又醇駁不等。新舊不一。若欲進呈。必須另加編輯。公事叢忙。於沙取金。大非易事。孫徵君理學宗傳一書。雖不盡醇。但先儒世代分敍甚明。事實語錄。採載略備。惟本朝名宿。尙未及入耳。以此書爲綱。再加博蒐約取。可省心力。僕前續湯文正公洛學編。本朝得七人焉。茲於問視之暇。復將魏蓮陸北學編續成一冊。本朝得十有三人焉。亦可以備精擇。而祁州刁蒙古先生著作甚當且醇。舍間現存舊本。惟四書翊註可觀。餘俱蛀壞。容轉致續呈。使旋甚急。燈下草草不宣。

又

入秋以來。連得榮陞之信。士林無不動色相告。喜慰倍常。非以遷秩爲有加於君子。乃益信設誠而致行之。未有不動者。都門事繁。惟守約慎動是祝。

答沈子大

侔來詢知動履嘉安。遠懷慰甚。且忠信之至。能使異己者不忌。素所挾持。今茲益見矣。僕問視之餘。聞事編摩。切琢無人。懼滋荒落。幸蒙合河孫師。海寧陳師。時加鞭策。勉以近裏著己工夫。乃僕對症之藥。旣以自助。還相持贈。以爲然否。

又

連叨高誼。可謂情文兼至。旣優且渥矣。茲復專使遠來。錫以瑤函。頒以珍珠。惠及老親。何敢故辭。但仁人之錫類。不厭周詳。而將母之微情。實深悚愧。對使拜璧。正東坡所謂領意勝於領物者。素蒙知愛。自能鑒而宥之。

與方觀察

久不裁緘。君子必能鑒宥。頃聞秉臬京畿。深喜俊傑大用。澤可遠施矣。察吏以安民。舉綱以振目。折獄惟良。不矜如神之譽。此則芻蕘所欲贅言者也。

答江太守

向聞執事仁風善政。嘖嘖口碑。多在治獄之明決。任事之剛健。頃承光顧蓬廬。親聆緒論。并讀大著。言理而實徵於事。一洗空腐夾雜。乃得微窺經術之閎深。而信治行之有本也。惟祝內心常存。毅誠致行。要於可久而僕狃於章句之習者。二十餘年。四句以後。始略識正學之指歸。而精力就衰。侵尋歲月。又僻處荒城。茫茫四顧。切琢無人。大懼學不殖而將落矣。聞見如公之廣。祈時惠教言。則僕雖多病衰遲。尙欲竭蹶以求晚蓋也。

與王罕皆太史

榕門赴任。附寄寸緘。諒達覽矣。比想舊雨重逢。促膝談心。亦大兄閒居之一快也。僕陳情旋里。問視之餘。

續輯北學編稿成當請誨定。每念知己無多。落落南北間。一別流年。髮齒頓非。昔日同心而離居。安得不速老信矣。相晤無期。惟祝大兄努力加餐。時惠德音。以慰遠懷耳。

又

承惠新刻。如居空谷者。聞足音。蹙然而喜。讀罷再思。至友相違。不日不月。南北迢遞。聚晤無由。言之於邑。不覺數行下也。來教云。衰憊滋甚。亦老年之常。但向以守貞爲善養。又選事旣竣。其大全則從容考訂。以視程子所謂不學之衰。必有異矣。陳榕門處。一葦可杭。自當不時快聚。惟是刑名繁劇。甲於天下。未審內心能無間否。見時勉其守約於剛健篤實中。益發輝光於自然爲祝。僕兩年來精力頓減。健忘更不可言。惟於聖賢言語。覺得字字切實可信。句句明達可通。反求諸身。則仍不免於志大才疎。言有餘而行不逮。知己必有以教之。

又

杜門卻掃時。無刻不念知己。匪直老益懷人。亦因晚蓋是亟。切望有道之扶持。愛而弗見。殊難爲情爾。每閱唐宋名詩。多於五十三歲有作。向亦不以爲意。今年已屆。始信爲盛衰強弱之一關也。齒無故而自豁。目無疾而漸昏。看書不得不從略。遂以章句集註要語。彙括性質之偏。而言語仍未免於輕躁。遙憶大兄老學不倦。日就月將。而歲計有餘。不可同年而語矣。汝咨江右政聲又好。吾道之光也。無緣寄賀。便中齒及家母舊症無改。肝火日甚。難言康寧二字。此誠不可解之憂懼也。晨昏問視。慰藉奚能。大兒雖進取有

志而弱質依然。時囑其養心養氣。以無負父師之教誨耳。

答魯啓人太史

魯啓人書云。曾煜聞之。漢以御史大夫副丞相執事。居其位。不爲不尊矣。開府河南。俸錢所入。歲食三千人。有奇。其祿不爲不厚矣。國家倚賴。不爲不重矣。一旦請急去。以太夫人年逾七十也。而天下多惜之。曾煜曩官翰林。以祖母年高且病。父亦年衰。遂力告歸。然所居未秩爾。祇其祿所入。歲不足以食十人。且不係國家有無之數。其去也宜也。故天下議論亦弗及。聞執事歸里。鍵門引疾謝賓客。諒必有深焉者矣。惜乎曾煜之不能越千里而來質也。敬頌南陔白華之序。伏惟照察。

荒城陋巷。杜門卻掃。間得奉手教。意致勤懇懇。一言一字。無不衷諸大道。惟古處自期。故愛人以德。莊誦再四。不異促膝談心於梁園雪月時也。足下有道而文。所至如時雨之化。所著如薪火之傳。繼往開來。其事甚大。雖內而變理。外而保釐。功業豈能相埒。此誠可以自信。可以共信者矣。惟望善養無違。敬敷靡間。爲可繼耳。僕自陳情以來。苦無善狀。客歲冬月。忽於里門仰荷聖恩。特賜家母匾聯詩章。人皆以爲非常之榮。身爲臣子。豈不感激慶幸。而欣喜之意。不敵悚惕者。實因老母病深。日滋憂懼。受恩愈重。圖報彌難。當此問視不遑。修省不暇之候。又蒙內外諸公。交章並薦。愧負何可言喻。比來精力就衰。應求寡侶。學不殖而將落矣。非良朋孰能扶植而裁成之。江山間隔。魚雁難通。還答稽遲。諒能鑒宥。

答黃孝廉時敏

頃讀佳咏。知英雄困況。爲之慨然。方今內外名公。力有餘而仁可伸者不少。獨不遠數百里。望於不肖。且愧且感。惟是僕辭榮祿。數年於茲。已作衡泌人矣。家母現在病甚。不能多白。足下一閱溫公答劉賢良書。

則困而立亨亦可以見僕之苦衷矣

答夏震軒山長

震軒書云。去冬得奉身教於動靜默間。利見之慶。奚翅登龍。頃承公子過訪。頒幣賜函。感荷之餘。繼以愧愕。自念少小失學。弱冠後執經楊文定夫子門下。所傳習者止一家言。不足以爲人師。况公子見地已高。器宇英粹。乃爾所藉爲畏友而朝夕切劘者。大人立朝居家。出處進退。樹入倫之楷模。爲後來所則效。爾方冀與公子周旋。時聆緒論。又何敢抗顏賓主之列。以師道自居乎。

小兒回博。備述禮法之地。嚴密從容。使人矜心躁氣。肅然渙然。是經師之指授。爲功猶顯。而人師之陶鑄。受益無窮。幸近西河。奚辭北面。顧以盛德彌恭。而束脩亦嚴於一介。此則愚父子之所敬佩服而感與愧俱者也。容俟母病稍差。仍趨講堂。祇承易教。

與劉靜齋

睽隔三年。忽近咫尺。滿擬暢談積愆。顧以兩日恩惠。未獲共翦西牕之燭。悵悵何可名言。從海寧處敬悉君子學與日新。老益不倦。匪第出處進退之大節。堪以追媲古人也。仰有道之儀型。年彌高而德彌邵。某雖精力就衰。猶將尊聞行知。謹步趨於千百里外。冀合心理之大同。而竊附正直之是與。望惠德音。俾得遵循寡過。幸甚。

答陳密山

密山書云。前詣珂里。叩請太夫人慈安。竊見大兄就養無方。宛然孺慕。嫂夫人扶持牀褥。備極辛勤。一門之內。純是天理流行。至性蘊結。所謂眞理學眞事業。不離尋常日用間也。滄暑恩惠拜別。寸心殊覺悵望。八月初旬抵任。忽聞賢母考終。猶子情殷。深爲悲悼。伏思太夫人冰操勁節。百福駢臻。已稱千古全人。暢然無憾。而大兄仁孝性成。痛深風木。尙望勉維禮經。毀不滅性。謹具薄贈。伏冀鑒存。

頃承手教。弔言情深。加以厚貺。感激難名。叨在至戚。固不容辭。但前已拜嘉。藉手承歡於老親將終之際。銘心刻骨。每念及之。涕零如雨。親已亡矣。再受仁人之賜。於心有所不忍。悵焉愴焉。彌覺增悲。對使敬壁。想蒙鑒原。而勲拳之意。諄切之訓。則永矢矣。

又

接奉手教。獎勵至情。令我感激。不覺涕下。一爲知己天涯。無由切磋。一爲老病相兼。從前欠缺。晚蓋不遑。每當力疾編摩之時。觸緒生悲。求如望溪先生之傳後無疑。猶無可據。欲以石介之事。明復者事之。而道遠才薄。無能爲役。大兄旬宣所至。幸邇康成里門。自當破格推誠。以著相得相彰之雅。勿謂古調難彈。從俗寡和。致令天下爲無人也。再三月二十二日。於聖室中。忽接京報。陞授工部侍郎。茫然莫知其由。正在懇辭。旋奉諭旨。令服闋來京赴任。聖恩高厚。教孝作忠。犬馬餘生。難言報稱。樹欲靜而風不寧。彌增悼怛。知己其何以教之。

密山復書曰。大君子閉戶潛修。而聲望日隆。中外瞻仰。天下無論知與不知。莫不稱謂理學大儒。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危微之介。一息不容稍懈。益加乾惕。繼美皋夔。有厚望焉。望溪先生起居尚健。雖書札時通。而兩至其門。緣僻地在鄉。未得相晤。俟天氣稍涼。尙當郊外相訪也。

答楊方來

比來道力當與日俱進。吾儒言理。必徵諸事。所謂內心常存。外感常順者。知幾而豫立。其應不窮矣。封疆之任。邊省猶可爲所當爲。而不掣肘僚屬之間。賢愚不等。我將以誠彼行其詐。自古而然。無足怪者。盡其

在我。以知人爲協恭之要。別無過防過遇之道也。

又

間者奏謝赴都。親耳諸老贊聲。知正人心迹。已著朝端。誠之所動。非可強而能也。本根之地。相信無虧。措施之宜。殊難懸擬。身爲大臣。惟望薦賢爲第一義。其諮訪之道。莫詳於朱子與劉貢父書。不可不時時觀省也。

又

粵西近況何如。蠹苗小醜。諒不足平也。生續輯北學編。日對古人。時思自立。而言行仍多悔吝。固是氣質之偏。亦緣精力就衰。克治不勇故耳。西隆劉牧愚死友也。物故邊方。寡婦孤兒。還鄉無日。倘蒙大德。矜全俾得扶櫬早歸。匪惟劉氏銜恩。生亦感且不朽。

答張兼山

足下宏才偉抱。一本純粹謙和。比德於玉。章愈含。美愈著。道之大行有日矣。偶逢射影。益見磨光。僕於衡門下。惟拭目以觀囊椎之脫穎耳。

答鍾子能

昨因乍聞士類痛斥正學。故以爲怪。且彼科名在手。更易蠱惑後進。有關世道人心。不覺大聲疾呼。尋亦悔之。旣欲守約。何暇與不同道者多言。來字已悉。時文進步。惟用細膩工夫可耳。

答劉質文

昨閱尊作。氣充才雋。不難推倒一時豪傑。但須閉戶體究聖賢言語。出門自可有功。此際無庸遠求。僕老矣。又問視不遑。未能竭盡目力。較量錙銖矣。諒之。

答查履方

王河陰來。接奉手翰。舊雨情深。不異西總。翦燭。惟當憚暑。早旣太甚。心如焚。鬢如絲。形如槁木。倘令知己見之。將訝面目之非我。翻忘日月之催人也。

健餘先生尺牘卷四

江蘇尺牘三十二首

與是仲明處士

頃在都門。從海寧師相處。得聞大名。心焉志之。丹陽舟次。閱答海寧書。知通儒經濟。乃求志之伊呂。非耽隱之巢由也。沿途博訪。未審南陽定所。下車第二日。方悉江陰密邇名山。爲之喜而不寐。僕少習舉子業。溺於章句者多年。四十三歲後。始志正學。而行之不力。垂老無聞。大懼不殖而落。遂與草木同朽。十餘年來。亟欲求友切琢。以稍蓋前愆。猶恨晚矣。茲幸有道近在咫尺。就正多端。實難筆罄。擬於臘底正初。親造龍門。躬承教誨。謹先遣力代請起居。至江蘇學政繁難甲天下。應與應革。何者爲急。如蒙先賜指南。固所引領而望者也。

又

前所論辯。僕以老病過而輒忘。先生獨能筆之於簡。而尤暢其義。非好學深思。孜孜於取人。誨人者不能。僕目中未見有兩也。孝經圖頌。擬卽付梓。適黃靜山見之。以爲頌語尙有可商。帶往鎮江。與黃玉圃共加參酌。俟寄到另報。附寄端硯一方。未必適用。取其名有可思。故以把似。諸囑虞廣文面罄不宣。

與趙廣文

接到諸刻。疑溺於詞。冗次幾欲置之。中夜乃悉鴻謨偉略。每讀一通。爲之擊節。爲之起舞。爲之通宵不寐。深喜老成憂國之大有人在也。所謂學通濂洛關閩之心傳。道承顏曾閔冉之絕業者。近在吳中。應自不乏。惟賢知賢。盍爲我言之。使者下車所宜先者何務。急宜除者何弊。願聞其說。

與黃靜山太守

頃接望溪先生札。學幕必得聰明過人。多讀古書。精於時文。能辨先輩大家名家體製派別。而忠信正直。不欺暮夜者二人。與之共事。乃可無憂。惟君子取友必端。衡鑒不爽。貴省有人。明春惠顧爲妙。或一時難得。亦祈迅賜回音是荷。

與王湖邨

百忙中欲裁寸緘。苦於無處說起。閱邸鈔。知不才又塵薦牘。大懼晚蓋未能。貽知己羞。望以見聞所及。明加指誨。某於歲前曾訪陽湖。是鏡於舜山。覘其舉動。蓋敦本而通達事理者。得之布衣良難。諒亦樂聞也。小學一書。現正立限講習。其餘學政所關。有不得不陳明辦理之處。過來人定能深悉其原委也。

答呂克昌

承問。足徵虛懷。生老矣。衡文大屬踴躍。視賢之膺力方剛。精明強固者。難易相懸。遠甚。意欲力挽頽風。而德涼學落。懼不免於言教者。訟近刻小學近思錄。但覽其序文總論。自悉愚忱。又刊諭帖。徧傳通省。文武衿監及給頂奉祀諸生。尤出於寸心之惻隱。欲以端士習而砭愚頑。非必畏處分而然也。知己當諒此苦。

衷耳案牘勞形率復不既

與顧用方先生

某遵大人以簡御煩之語。隨處體行。無一不驗。彌信至教不在多言也。淮安魏守具道大人一見秀才樣。子卽另刊印。徧頒諸生。此與人同善之量。某所願學未能者。小學久著功令。至今尙未奉行。殊堪詫異。某取梁溪高氏纂註序之。立限講習。意欲文勝之地。家誦戶曉。庶真才實學。得什一於千百耳。陽湖布衣是仲明。言動有本。通達事理。今見亦罕矣。并聞。

答吉敏齋

元日接奉手書。語語流露至情。非好學深思。未易發此黽勉同心之蘭臭也。僕以魯鈍。幸獲知交。既相得之甚歡。復相見之恨晚。自今以始。惟願努力前途。正直是與。共適於修凝之指歸耳。

答圖織造

陸先生有女。擇配以賢。不以勢。卽此便是古人行事。非晚近可幾。僕當留意成其美善。惟是非才之難。才兼器識之難。世有希文。然後能辨富張之品格。但彼於太學中相士。其人大都在二十以外。已可觀其志氣。今於童子求之。立志者蓋寡。不可不慎也。頃試金壇。有段玉裁者。年方十二。係廩生段世續之子。背誦九經甚熟。氣質亦端溫。僕奇其才。拔取入泮。尙未能定其志氣。且未知其已未曾聘。容再訪之。

又

東軒相國學遵朱子。養過劉寬。其忠愛之至意。憂危之隱衷。至切至迫。僕所敬佩。翰教識別賢愚。治崇寬大二語。亦當務之急。天下計也。老臣心也。

又

顧中丞在高橋相晤。求言若渴。一个臣之雅量也。十月二十四日。接其差齋釘封。乃爲舟次所商。已發未發之義。尚有未盡。故復纍纍千言。以闡析其蘊。夫當赴任伊始。百務叢忙之時。不廢愼思明辨之功。如此定靜而安。所養可知。僕願學未能。高明以爲然否。

答蔣省齋

聞攝樂亭。以德化民。以禮爲教。足徵儒術小試。道自大行。今補晉州。新猷式煥。民情望歲。喜可知也。竊思宦途惟牧。令尙可自爲。但有誠求之心。卽有實政及民。既見成速。亦能恆久。僕嘗有志未逮。乃於知己遇之。德音不已。重有望於君子。

答程邑侯

接讀手書如面。拮据鞅掌中。靡日不神依君子也。頃聞鄉人口碑。益信久道化洽。雖循良不求近功。而榮名爲寶。較之時流所得。不啻什伯千萬矣。僕老病。衡文不敢不勉。惟是求友。飲助甚難。其人目前。按試蘇太之後。卽赴貴府觀光。珂里衣冠。定多清議。倘有所聞。卽望示知爲禱。

答徐範茲

學規日課加以小學。極得先儒善教之意。陸稼書嘗言。欲爲聖爲賢。必讀小學。欲保身保家。亦必讀小學。人而不知小學。猶牆面而立。此中義蘊。堪共喻耳。隨讀隨講。當前指示。更爲有益。稼書所謂讀書當知向上。日間必讀小學二三行。以正根脚。變化氣質是也。僕在江蘇覆試。用小學論。其含糊者。俱發學立限通習。可以大暢宗風矣。承教慎起居。節喜怒。保身體。養精神四言。深叨遠念。感佩靡涯。

又

溯淳進學。未敢以爲喜。慮其身分太淺。不知精進之學也。書理必須實在求明。文法必須實在講究。言動威儀必須按小學禮法。不可如世俗一經入泮。便儼然居成人之列也。望先生善誘之。

又

嘉銓南來。具悉先生加意共學堂月課。教思無窮。佇見英才繼起。曷勝欣慰。啓銓北旋。諸凡俱祈訓誨。幸勿寬假。致有失足之虞。

與鄭積厚

江蘇于役。未敢告勞。但人文重地。以拘迂衰朽當之。懼不勝任。望時時指誨。無忘尺素爲禱。愚子在家。諸務不諳。事無大小。俱望面命耳提。勿令得罪族親。失身岐路。至感情親義正。尤非他比。父執人師。諒無可謙。亦無所諱矣。至切至切。

答王體乾

玉清相助衡文。功無與比。近來又知親師之道。識見高於往日。更屬可喜。爲大兄慶教子之有成矣。僕三更點名。終日閱卷。形神漸瘁。老病難支。非不自惜。義在則然。每懷知己。衷情欲訴也。

答鄉黨

僕視學江蘇。勞勞車馬。役役案牘。迴憶親戚情話。琴書消憂。何可得也。惟是相憶以情。不如相助以道。所期各素其行。無願乎外。雖靜躁不同。苟依於正而已。成功則一也。舍間諸務。或涉不妥者。明加指誨。已囑三兒敬謹遵循矣。

答友人

八月十日再奉台札。於愚見有未合者。足下果能杜門靜守。不過六月之息耳。九萬搏風。可以操券。如淮上此舉。仍沿舊習。恐非澹泊寧靜之所爲也。未能明志。何以致遠。且當動心忍性之時。謀居食而忘事業。大丈夫必不如是。僕叨知交。懼蹈隱情坐視之愆。故言之不敢不早也。幸惟採擇。

答王玉清

來翰切中之言。當爲銘佩。聞以小學課諸生。有心知其意。發見於氣象間者。嘉惠匪淺。實爲喜而不寐也。寄來學約一冊。乃近在江南實在下手處。望留意。

答勵衣園

同年世講。重以婚姻。仰藉榮光。曷其有旣。小女賦性雖溫。識力未定。尙望親家夫人多方教誨爲感。僕以

衰病之餘。勉司校士。名區苦況。難以言傳。因仗助未得其人。竭老力以竣科事。數月來齒髮已大非其舊矣。惟區區之意。經經之守。未敢稍爲動搖耳。所願惠以德音。俾得遵循寡過也。

答勵自牧

聞坐輿未肯循俗例。足徵器識遠到。不以席勢爲榮。小女雖粗聞閨範大義。但恐羸體未堪家務。惟在夫子勛帥以敬教之務實。幸甚。

示女季

張名南來。始知吾女子歸吉期。遠懷爲慰。自古婦人謂嫁曰歸。勿以離家爲念。孝爾舅姑。相爾夫子。宜室之道。惟敬能和。宜家之道。在溫與惠。閨範一書。前已指授大義。中饋之餘。每日必觀數則。足發神智。無學貪多。無忘所能爲囑。南中歷試七府州。吾鬚日白。牙齒盡動搖。辦公甚費拮据。附寄四金。亦見清況矣。

示啓銓

臘月二十日至青江浦。與總河顧公相見甚歡。道義之交。言不盡意。越三日始開船過淮。長接亦到。細閱須知冊。江蘇養廉四千。而用人甚多。吏書人役。飯食紙張。盡出其中。大不敷用。家中諸凡撙節。謹慎以待。不時之需。勿作尋常外任觀也。

又

家事已悉。惟眷屬來南。大費商量。吾意欲分爲兩班。輪流來往。每番都要交代清楚。方許起身。明定賞罰。

纔肯用心。此時便輪管家事。以試其才。將來方能執掌。此大局之宜先定者。家中諸凡俱只照常。待親族須以敬老濟貧爲主。待下人須以寬爲主。待多事小人須以讓爲主。慶弔周禮。令美銓等代行爲妥。溯純新進學。不可效鄉風輕出。忝然居於成人之列。親友雖弗悅。亦不可徇外爲人也。

示嘉銓

都門寄來家信俱悉。保重弱軀。開擴心地。隨遇而安。足慰懸懸矣。若謂此行無所挾持。則天下事何者操券。理應赴試。卽應果行。奚爲刺刺也。患得患失。最是求名大病。學人盡其在我。須識得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量。方能立定脚跟。不爲浮雲所動。汝其勉之。朱子滄洲精舍諭學者語。所宜時時服膺。特令兼三錄寄清本。日加循覽。自有得心處。

又

年底向給族間升斗之惠。不可較前薄待。蓋孤寡非它比也。余近日精神稍覺內實。但應酬筆札。必須自己經手。不經手卽錯。晚來仍舊少睡。此症難除。高相國教以學糊塗。許山長教以學靜坐。靜坐甚有益。而糊塗則終不能也。高相國近又甚贊已山之高於抗希。以本義匯參。遵朱爲主。其書必傳也。送與兩部。一留自閱。一教兒孫。蓋老來不但憂盛危明。心亦甚虛。此回南來。大人名士服之者更多矣。

又

二月二十三日接到十七號家信。諸務照行。惟批卷必須親筆。已山所言有理。未敢憚勞也。熟讀檀弓。稍

參左傳。是作文出色之法。觀學士所言不謬。汝其識之。

又

宋杜二友於二月二十八日到江陰。將來閱文。猶未深知。以氣質論。宋粗率不如杜沈靜。宋文猶可。詩則鄉人之易於出手者耳。近日諸生講習小學。頗有心知其意者。而浮薄之徒。造作言語。亦入於耳。已山教我莊以蒞之。靜以鎮之。誠以格之。自是至言。亦馭南中紳士之切務也。

又

四月六日接汝京信。具悉場中景況。靜修儉養。守身爲大。餘不足道也。常郡覆試案已發。校閱難得其人。惟白民老眼。不致黑白混淆。萬承可信於理學。儒書大有工夫。秀才中所無。其餘俱屬勉強。大抵蘇州一棚。不能不費心也。然天下無不可了之事。不必遠念。衙門太闊。眷口太少。出巡之後。勢難留住。當此珠米桂薪之時。汝母定於五月二日北旋。比到家已屆六月。溽暑行路維艱。汝俟秋爽南來未晚。

又

汝自靜海而都門。唁慰親戚。又將有雄縣之行。於人情固合矣。但己之精神學問。有損無益。以後應酬可省則省之。可代則代之。不得已而親到。則敏速爲主。朱止泉先生所謂朱子一生已發時之本領。無非未發時之氣象。敬以主靜人極所以立也。雖不能至。亦當心知其意。近日一日之間。余必靜坐數刻。甚覺有益。則讀止泉集之效也。現覓朱子文集大全語類大全二書。以便對閱。止泉集目今檄入道南祀。請入鄉

賢祀東軒先生猶謂必當從祀文廟也。顧中丞抵任。正當審案百忙之際。將余批點朱止泉先生文集。逐條細加評語。以贊賞爲講學定靜而安。不驚寵辱。目中未見有兩。爲柱石古大臣無疑。

